

# 紅裙

文藝新刊

9

魯人編

# 紅裙

文藝新刊

2

魯人編



目次

手杖 七

蜘蛛 四五

暗春 七七

紅裙 一四三

絕色 一七五



手

杖



金卓決定接受他的朋友李邁醫師的勸告，辭退了繁重的職務，到海濱去休養他的神經衰弱症，初夏的某日，他起程了。

在青島降下火車，這是一個清晨，他執着由北京動身時一個友人送給他的—隻粗大的手杖，緩慢的行走在海濱的街道上，他頗為喜好這隻手杖的古拙的樣式，他聽着手杖敲在地上的響聲，臉上浮起了微笑，一邊審視着這隻不俗的手杖，忽然他想起一件事，於是就佇立在一家商店的窗前，他想：

「他爲什麼送我一隻手杖呢？我是從來沒有用過手杖的。」



他想不出什麼理由來：

「這就是李邁那個傢伙所說的神經衰弱的症狀……」他自語道。然後他新奇的執着手杖，更加緩慢的移動着脚步靠近着海的那邊走去。

到青島來，他是第四次了，在這兒他有許多朋友，他用不着尋找旅舍，他熟悉這兒的一切像熟悉他的家鄉北京一樣，他用不着慌忙，所以他坐在海濱的長椅上，他自己想着真得像那麼一回事似的休養一下了，他要  
在海濱靜靜的呼吸一會清新的空氣，並且他想他一定會在海濱遇見朋友，  
他是這樣決定的，他在海濱遇見的第一個朋友，不論那人是誰，他就去借  
住在那人的家裏。

於是他兩手拄着手杖，靜坐了良久，在海邊散步的人們一個兩個的從他的身傍走過，但是其中沒有一人是他的朋友，人們對着這坡了一身風塵

之色的旅客，投來好奇的眼光。他不禁低頭看一眼他的手杖，他想那些人們是看他的手杖，而不是看他。望着這隻粗大古拙的手杖上彫鏤着的奇異的花紋，他記起來他曾經在一本希臘的什麼神話裏邊，讀過一隻魔術的手杖的故事，他忽然覺得手杖這種東西實在是具有魔術的意味的。

望着波動在清晨的陽光下面的閃着銀光的海水，他覺得目眩起來，於是輕輕的歎口氣，從這兒走開，他要到一年以前他在這裏常去的一家餐館裏去用早餐。

「假如吃飯的時候也遇不見一個朋友，那我得住在哪里才好呢？」他自已問自己。

他很快的找着了那家餐館，坐下來，屋裏沒有幾個客人，只有三個水手似的德國人坐在屋子當中的一張寬大的圓桌四周，喝着啤酒，嚼着噴嚏

着唾沫，像吵架似的高聲談論着什麼，有點傻氣餒氣的咕哩咕嚕着，瞪大了眼睛。

他近來覺得什麼事情都很可笑，這三個水手竟然高坐在這麼廣大的屋子中間一張大桌上，並且另外沒有一個客人，也是看了令人忍俊不禁的事。他坐下來，女侍走過來等候他的吩咐，他看了她一眼，對她說：

「假如我的記憶還不錯，你的名子是不是馬霞？像一個外國女人名子似的？」

「是的，先生。」她恭敬的回答：「您怎麼知道？」

「一年以前我是你們這兒的長期的顧客，」金卓說：「我很慶幸，神經衰弱症還不能損壞我全部的記憶力！」

女侍好像記起來了似的，點一點頭。

她爲他取來了他要的飯菜，他請馬霞坐在對面的椅子上，說道：

「我在火車上的時候就想，我下車以後一定要住在在青島第一遇見的熟人的家裏，在海濱我希圖遇上一個在那兒散步的朋友，但是沒有，我都不知道怎樣才好！」

女侍聽着他的話，覺得非常可笑，如果不是爲了顧全禮貌，她差一點笑出聲來，她說：

「那麼你第一個遇見的熟人應該是我，你住到我的家裏去吧。我住的公寓裏正好有房子閒着，那兒又清靜又好！」

「就這樣決定！」金卓說：「我是到這兒養病來的，住的地方越清靜越好！」

吃完他的早飯，他跟隨了馬霞到那個公寓裏去，他定下一連的兩個房

間，在二層樓上，有很闊大的窗子。他命令茶房按照他的意思重新佈置了一下房間的陳設，道謝了馬霞的殷勤，然後仰臥在床上，自己覺得應該像養病那樣的什麼都不想，什麼事都不做，安安靜靜的在這濱海的都市裏休息半年，他很滿意於這個新環境，呻吟着鬆弛了全身的筋肉，一日夜旅途的疲勞之餘，使他很快的睡着了。

醒來，是午後四點鐘，他已經有半年多沒有這樣香甜的睡着，他覺得精神很好，不知不覺的讚美起青島這地方來了。

他站立起來，按鈴喚來茶房，要一杯茶水，然後就倚着樓窗，看着臨窗的一條寂靜的街景。看海。

他想要在休養期間的生活完全依照醫生的指示：海水浴，戶外生活，禁絕煙酒。想到後者覺得是艱難的，煙酒怎麼可以禁絕呢？他打開皮物，看

這能發現一盒從前剩下的紙煙，他找完了兩個皮靴，沒有找着了麼，他嘆一口氣，坐在椅子上，他忘記了在北京起程時是下了決心的，他曾經把兩盒紙煙從皮靴裏扔出去。於是他忽然感到了不能忍耐的寂寞，他在屋內來回踱了許久，終於喚來菜房，令他去買一包紙煙來。

燃吸着紙煙，他平心靜氣的坐在窗下看海，海水沉靜着，含蘊着無限的神秘。他記起讀過的小說中許多關於海的故事，以及形容女人的眼睛有如海的描寫，他想那一個女人的眼睛比得上海那樣知慧，海那樣深邃，海那樣包含着無限的呢？這樣的比擬實在是不倫的。但他馬上聯想到馬霞那女人，她不算得十分美麗，然而有兩隻很好的眼睛。那眼睛自然比不上海水，但是那眼是憂鬱的灰色的，像能夠懂得一切事物似的樣子。接着他就推測許多關於馬霞的事，比如她的年紀，她也許曾經是什麼督軍的小姐落魄了

的，現在正和一個學美術的窮學生同居，或者以她的月入僱養一個病老的母親，但是她爲什麼住在這麼好的公寓裏邊呢？總之，關於那女人他遐想了好些可能的和不可能的：玄虛的或是離奇的；甚至想到那女人有一種特別的癖好，喜好像小兒一樣的吮自己的手指。他極力壓抑自己的腦的活動，他時時提醒自己是來修養他的神經衰弱來的，然而這些不由自主的離奇的想法，却是病態的不斷的活動，他時常有他的意志和他的潛在意識是分在的痛苦感覺。他在沉溺於他的想像之中的時候，他自己想要到什麼地方去散步一下或是找一個朋友談話，來解除這種狀態，幾乎是不可能。有一種病的貪婪，妖魔鬼怪的感情，禁制着他，像是有什麼不可知的魔法似的左右着他的神經。他自己非得使用全部的精力，振臂一呼，驀然躍起，不能從這種狀態中脫出。這時候，他從椅上站起，心中規定了一下他

在療養期間的生活。他又開始躊躇於他是否去看醫生，他從很早以來就深惡痛絕的憎惡着醫生，幾乎是無理由而野蠻的。後來他決定不去找醫生，他認為有規律的生活就可以治療的，他匆忙的穿了衣服，像逃去似的跑出院門。

他僱了一輛車，訪問了幾個友人，告訴給他們來到這裏的目的，住處和停留的日期，並且謝絕了每個人爲他洗塵的邀請。然後鬆了一口氣，仍舊跑到馬霞的餐館去吃晚飯，那地方距離他的公寓只間隔了一家花店，和一家書店——書店窗裏窗外懸掛着畫着半裸婦人的西洋畫報。因爲正是晚飯的時間，餐館裏差不多都坐滿了客人，屋頂電扇旋着，把客人們紙煙的煙霧盤成一個大圓圈在屋頂下旋轉。他好不容易的在牆角找着了了一個空位，先有一個人，正在喝着一種洋酒，他就坐在那人的對面。馬霞從老遠就着



見了他，過來招呼他，對她說了他要的東西，就有工夫來觀察一下對面坐的客人，那傢伙有四十多歲，生長着堅硬的連鬚鬍鬚，好像自從進得屋子就忘記脫下他的巴拿馬草帽，他酒已喝得很多，臉紅漲着，把杯子用力的放在桌上，兩手按着桌子，把他的臉伸到金卓的眼前，好像故意使得金卓看清楚他的粗糙多毛的面孔，和臉上紅色的酒刺一樣。他發言道：

「你看得出來嗎？青島這麼美麗的地方，沒有一個有教養的市民！」

金卓被這人出其不意的大聲，嚇了一跳。看着那人的醉態，他反問

道：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他們竟然不知道尊重一個美術家。」那人憤憤的說道。

「你是因為我沒有得到你的同意，便坐在這裏嗎？」金卓問。

「不完全是，」那醉人言語和緩一點：「但至少有一點。」

「你的意思是說你就是一個美術家。」金卓譏刺的問道，一邊脫去了上衣。

「不完全是，但至少有一點。」醉人癡笑着俏皮的又說了這麼一句，像是非常賞識自己的這種俏皮似的，有點頗爲得意的樣子。

金卓憤怒的看了他一眼，他把團在桌上的一張日報打開，指示給金卓說道：

「你看吧，看了你就會知道青島市民的文化程度如何低弱得可憐了！」他讀完那一段批評歐陽學海的畫展的記事，是說參觀的人並不踴躍，展覽期六日中，有四天無人光臨，並且批評歐陽學海的畫風雖是有意新奇，然而却遭受了失敗，乃是因爲他太喜好新奇而忽略了藝術的基本修養

之故。他沒有把那記事讀完，也把報紙照原來的樣子團揉了起來。醉者有點驚異似的看着他。他說：

「我在北京看過一次歐陽學海的畫展，我覺得並不算壞！」說着這話的，金卓雖有一點敷衍的意思，然而他自己也覺得很公平。

「是麼，」那人站立起來，像是獲得了知己一般的，差一點就要來擁抱他，不知因為酒喝得太多，還是喜悅的原故，他的嘴唇輕輕的顫動着，說道：

「我是歐陽學海。」

隨後又坐下來，高聲說：

「在這種野蠻的地方，能遇見懂得我的繪畫的人，我十分高興。」

金卓仔細的看了他一會，請他平靜一點，然後低下頭來吃他自己的

飯。

「他們怎會懂得繪畫？那些人們！」歐陽學海繼續說：「他們賽馬，跑狗，賭錢，跳舞，宿暗娼，去跟女戲子獻媚，由她們手裏弄點錢花，他們還說藝術的基本修養，藝術的基本修養是什麼？假如我請他們喝一杯，只要一杯就行，他們就說我賽過畢加索，壓倒雷諾爾呢！」

接着他就把馬霞招呼過來：

「來兩大杯酒，只要是好酒就成，我請我的新朋友喝酒，噯，我還不知道我的新朋友姓什麼，你貴姓？你住在哪裏？」他慌忙去找手帳，要記下來，馬霞替金卓回答了他。他看看她，說道：

「好極了，原來妳也認識他，這有什麼說的，馬霞，你也喝一杯吧，爲了你的原故，我們喝滿杯酒。」

馬霞聽了他的吩咐，轉身走去的時候，歐陽學海對他的新朋友說：

「她從前做過我的模特兒，身體美極了，完全是一個美術品，像是希臘的彫刻一樣……」

「唔！」

「美術家製作了圖畫，」歐陽學海說：「他把全生命描在畫布上。」他受傷的繼續道：「而人們不能了解，還有比這個更可悲的嗎？」

金卓離開歐陽學海回到公寓裏來的時候，是夜裏十點鐘，他記起來他是來休養他的神經衰弱的，但吸煙並且飲酒，這實在不應該。爲了表示自己的懊悔起見，進得屋子，他立刻就躺到床上去，想要趕快入睡，補償一日的損失。然而他終於不能睡着。甚至興奮得連眼都不能闔，他想起做過歐陽學海的模特兒的馬霞，想起歐陽學海那個浮燥易感的洋畫家。他不禁

對於這兩個都市的產物，感到了極大的趣味。歐陽學海描繪着裸體的馬霞怎樣抑制他自己的呢？他忽然發現每個名畫家的人體畫都不如他們的風景，他認為這是必然的道理。他想來想去，終於不能成眠，覺得室內空氣燥熱，窗外送進海洋的低吟，他跳下床來，從皮袍中取出安眠藥片來，吞服了它，悠悠的陷入了忘我的睡鄉中，連夢都無有。

第二日早晨，他和每次服了安眠藥的次日一樣，醒來時，有一種極度疲勞而且全身酸痛的感覺，頭腦昏脹而沉重。他掙扎着起床，想起醫生禁止他服用安眠藥的勸告，不禁苦笑笑了。

他覺得他一點食慾都沒有，彷彿要嘔吐似的。在餐館裏他預備要一杯咖啡，但立刻又記起醫生的勸告，不許他喝咖啡，終於他向馬霞要一杯冰牛乳。他簡直有一點氣憤。他要索性什麼都不管，仍舊去吸煙，飲酒，喝

咖啡，以後做一切足以刺戟自己神經的事，比如到處女林舞廳去看夏威夷舞，聽着淫蕩的音樂……

「但是，我的意志就不能控制自己的肉體，」他自嘲似的想：「疾病隨意在我的體內猖獗，我自己主張不了自己。」

看見馬霞的美麗的身體，他又想起那個畫家歐陽學海的話來。對於她是怎樣生活着的事，起了研究的興味。晚間，他回去的時候，經過了馬霞的屋子，順便就叩了一下房門。

「請！」門內說。

馬霞穿一件白色的藝衣，因為沒有想到這來訪的客人是金卓，所以微有一點窘，並且爲了表示一點禮貌，又披上一件衫子。客人想要阻止她，却又想這話不好談出口，也有一點窘，這時候馬霞把桌上的一瓶橘子

水爲他倒一杯，請他坐在籐椅上，金卓四顧着這屋裏的裝飾，屋子很寬大，靠着北窗直放着一張床，床上蒙着天藍色的單子，在她的粧台上放置着一個穿着綢衣的偶人，牆上懸掛着小幅的油繪，編織得精緻的人物。房間中央的一張矮而寬大的籐製圓桌上，置着一個日本瓷的巨大的花瓶，瓶中生着各種各樣的鮮麗的花卉，屋中流動着一種溫膩的香粉和花香等等混合的女人的氣息，他坐在那里心裏有一種奇異的而且安適的感覺，這屋子給予他一種官能上的快樂，對於他所感受的，他自己對自己驚訝。看着窗邊的綠樹梢，這小屋子的魅力，使他留戀着不想告辭。

「你爲什麼微笑？」馬霞溫柔的問他。

「我覺得妳很會生活！」

「很會生活？」馬霞重複着他這句話，微笑着：「表面看來好像是如



此的，但是每個人生活裏都有他的隱痛，你說是不是？」

「我想是的，」金卓回答：「但是我認爲生活的本身就是痛苦。」

「你也許要想：馬霞爲什麼這樣生活？是不是？」她說話的時候喜歡用是不是這樣的話來問對方：「我想你一定這樣想過。」

「不，」金卓否認：「我是想你怎樣生活下來的！」

「我有一個朋友，一個了不起的漂亮的小姐，還念過教會的中學，會說很流利的外國話，你說她怎樣生活？她在每年夏季隨便找一個水兵，和他姘度一個夏天。她已經這樣子過了五年，活得很舒服，你說她不好嗎？」

馬霞問他。

他有點困惑，不知怎樣回答才好，他只說：

「那麼她現在是跟她的第六個水兵同棲在海濱飯店裏了！」

馬霞驚訝的看着他，叫道：

「你認識她嗎？」

「那麼她確實住在海濱飯店了？」

「是的。」

「我不過是假想而已。但我想的往往不錯。」

馬霞沉默了一會說道：

「過些日子我晚間要到處女林舞廳去伴舞。」

「爲什麼？」

「爲了生活呀！」她張開兩臂，這樣回答：「並且我不願意無緣無故從別人手裏拿錢用！」

這時候，有人叩門，接着就走了進來，這人是歐陽學海，他後面跟隨

着一個細高的男子。歐陽學海見了他，略略遲疑了一下，便急急地說：「我本來要看看你的，」他說：「我知道你也住在這兒，當然在馬霞小姐這裏遇見你是再好沒有的了！」

隨後他就把與他同來的人介紹給金卓：

「一個音樂家，一個詩人，一個天才！一個誠實的好人！」說完以後他，獨自大笑起來。

那細高的個子的中年人，有點羞怯的用低弱的聲音道出自己的名字：

「魏巍！」

一場笑聲結束了他的話，他拘束的坐在床邊的一張小椅上，金卓看他的顏色蒼白，面容削瘦，並且神志散漫。在以後的談話中，時時有意的對於年青的女主人作了過份的恭維。

接着歐陽學海便對着大家發揮了許多他的對於現代繪畫的見解，對於流行畫家的近於復仇似的酷評，因為覺得一時非常快意的原故，他滔滔不絕的發揮下去，這中間摻雜着一兩句魏巍的言語，由金卓看來他的談話無寧說是很痛苦的事，他彷彿極力要在女人面前表示自己，然而他每一句話祇能說到：

「我以爲——哼……」囁囁着，下面便聽不清說的什麼，被歐陽學海的比賽似的高聲吞沒了，他每一句話的起始，多半是「我認爲——」或「我想是——」以及「我以爲——」之類，到此中止，沒有下文，他的天才不得發揮，臉上的筋肉痛苦的蠕動着，聲音高一點的時候，他便嗆咳起來。後來歐陽學海對馬霞說：

「你應該請求魏先生爲我們奏一回提琴，你要知道這個魏巍是青島樂

際的第一提琴手，簡直是非凡的。」

魏巍得到了表現自己的機會，他雙頰紅漲着，把他隨身提着的琴盒啓開，取出了提琴。當他把琴放在頸下的時候，他的眼裏放出一種異樣的光輝來，弓剛挨着琴弦的時候，立刻發出淒婉的震顫人的心魂的聲音來，他後來閉上了眼睛，好像把他自己與琴聲溶合了似的。馬霞被這優美的琴音奪去了，從心底湧出了無限的感動，她靜靜的專心的傾聽着，臉上浮起讚嘆的感服的笑容。金卓完全沒有料到這人有這樣的才能，他驚訝的看着他那動人的忘我的表情。

奏完以後，馬霞說：

「沒有比這再好的音樂了吧，是不是？歐陽先生！」

「是的，」歐陽先生說：「我的讚賞一點都不過份。」

魏巍靜靜的把琴收進盒內，然後劇烈的嗆咳了一陣。

「您怎麼咳嗽，我看魏先生的身體很弱！」

「他的肺不好！」歐陽學海替他回答。

「醫生說我的肺不大好，」魏巍用低弱的聲音說：「但是我不信他的話。」說這話的時候，好像他是被醫生無故誣陷而加以辯解一樣。

「一幅好的繪畫，」歐陽學海發揮道：「便有音樂的旋律洋溢在畫面上。好的音樂簡直就是一幅名畫，比如方才這曲子，是不是這樣一幅畫：秋夜，曠野，天空上有月的微光，一個人在落葉林裡散步，聽着流水的嗚咽……」他一邊說一邊握着馬霞的手，撫摸着。

「妳說是不是？魏巍是一個天才，爲了慶祝這個天才，我應該喝酒，去，叫茶房買酒來！我們管他什麼這個那個，我們，藝術家，」他對金卓

說，一手扯下了領帶：「我們，藝術家，有我們自己的世界，我們是超越一切的！我們的使命是製造美的生活，這就完了。」他聽着馬霞在門外吩咐茶房買酒，他就對魏巍說：「這女人美，所以我畫她的裸體，那時候她情願做我的模特兒——不知她現在還肯不肯了，我一小時給她二十元錢，一個皮毛商陳大可買去了那一幅，給我五百元，倘若在現在，那就更多！那女人沒有一處不是美的！」他讚歎的說。

聽了他的話，金卓對之起了一種無端的反感，他站立起來，對魏巍握手，感動的說：

「我真從衷敬服你的才能，我希望我們能做朋友，有時間到我的屋子裡來吧，我住在——一百七十一號。」

蒼白的音樂家的臉漲紅了，他的眼角濕潤着，喃喃的說：

「我早就知道了你的名子，我們要好好談談，要談談的！」

金卓對歐陽學海冷淡的招呼了一下，走出去了。此後他覺得他非常可憎，甚至改變了自己進餐的時間，以便在餐館裡不遇見他。金卓研究這種原故，他之憎惡歐陽學海幾乎是沒有理由的，若是有，那便是因為馬震的原故，但是金卓自己却不願承認這種心情，一想到，便覺得是一種屈辱似的。但是有的時候，他在餐館裡偶爾遇見那個畫家的時候，看見他和馬震親暱的態度和談話，他便感到氣憤，而增加了對於歐陽學海憎惡的程度。想起那個畫家畫着馬震的裸體，他起了嫉妬之情。他有時因為輕卑自己的這種感情甚或覺得自己的心情可笑。對於馬震之不可抗拒的魅力，他無力逃避着。

他時常遇見魏巍，他一個人寂寞的坐在一個角落裡，桌上展開一本



書，但是他並不讀它。他是不安的滿懷心事的坐着，喝着咖啡，看着馬霞從眼前往來，他的臉上就現出一種痛楚似的企求的表情，手中攪動着杯裡的茶匙。

有一次，魏巍對金卓說：

「我很愛馬霞，」他說着，看着金卓。

「我早看得出來的，」金卓說。

「但是我不能娶她，」他憂傷的說：「我自己知道我的肺有病，」他好像要避免肺癆或肺病那樣的說法：「總之，很壞，但是這些都不能阻止我不愛她，因此，我很痛苦，你要笑我是很愚蠢的吧！但是，有什麼法子呢？在人們自覺着愛情的時候……」

金卓有一種痛苦的寂寞的心情。他默默的站起來。說道：

「對於愛情的事，我沒有什麼意見。」

他走出餐館，近午的陽光照射着他的眼睛，他覺得腦內一陣眩暈，眼裡立刻黑暗起來，像是突然墜進一個黑色的澗谷裡一樣。他扶着他的手杖在街樹下邊站立了一會，方才恢復過來。他自覺到身體上的疾病已在警戒着他了，他歎一口氣，心裡提醒着自己。是到這兒養病來的，他應該什麼都不想，什麼事都不要管，但是這辦得到嗎？他問他自己，他想他應該到鄉間去住。

以後的兩個星期中，他過着有規律的生活，清晨起來，到海濱去散步，或者在九點半鐘的時候到海水浴場裏去，洗浴三十分鐘的樣子。午間的時候，在另一家更講究的飯店裏進餐。然後回到公廨，下午炎熱的時候，一直在自己的房間裏，太陽落了以後，或者到海水浴場去；或者便在

海濱散步，並且迴避着和馬家那個女人相遇，他覺得這樣很好，然而他每逢經過馬霞的小屋時，他抑制自己是很費力的。他非常喜愛那間溫暖的小屋。但時時聽見由那屋子裏傳出男女們放縱的歡笑聲，也有的時候看見魏魏一個人搖擺着細弱的身子，寂寞無助的從屋內走了出來，彼此交換了三兩句普通的寒暄，魏魏有點羞怯的看着他，喃喃些什麼淒涼的走開，並且輕聲的咳嗽。

一天晚間，金卓獨坐在露台上，看着海洋的夜景，頭上的天空是深藍色的，星光熠熠閃爍，彷彿精靈的眼睛窺覷着大地和海洋，海正在靜默着，金卓喜好夜裏的海洋，他看夜的海有如一個貞淑的女人一樣可愛。他想海之神也應該是一個女神，一個肩披如雲之黑髮的裸體的女神，她手中執着透明的珊瑚枝——這樣的形態使出現在他的腦中，他想他要能得一個

分水的寶珠，他便可以佩之去拜倒在女神的寶座前，珍奇的大海之世界便出現了，他看見珊瑚枝上生着碧綠翠葉，開放着白玉似的奇葩，人魚圍繞着它舞蹈。他正悠然自適的沉入童話的悅樂中，忽然被一個人驚醒了，馬霞穿着高跟鞋跑了上來，她噓噓喘着氣。說道：

「我到你的屋子裏去一趟，茶房告訴我，說是你在這兒呢！」

破壞了他的冥想，驅走了別人不能理解的金卓自己的悅樂，他心裏大不高興。看見馬霞的黑曜石一樣的眼睛，他把自己抑制下去了。

「你想些什麼？」馬霞問他。並且勸告道：「你不要想得太多，人生自然是痛苦的，但這是一切的思想所不能解決的。我自己便想到我的美麗消逝了的時候，我便可以死去了！」

聽了她的話，金卓想：

「這女人說出了這種話，這才是可怕的。她居然自恃於她的美麗！這是不幸的！」他不願繼續想，也不願意對她說什麼。

「我特地請你來到下面去，參加一個集會，」馬霞說：「從明天起，我要和歐陽學海結婚了。」

金卓覺得自己震顫了一下，他低弱的說：

「是的，這是可能的！」

「你僅僅以為可能嗎？你沒有想我一定和他結婚嗎？」馬霞急促的問。

「是的。」他回答。

「但是我和他結婚了，」馬霞消極的說，彷彿這結婚是過去浪漫生活的終結似的。

「是因為他的畫好嗎？」金卓帶一點嘲弄的問。

「不，因為他能滿足我！」馬霞誠實的甚至有點不顧羞耻的回答了

「一切的慾望嗎？」

「是的。」

金卓沉默着，他回憶着歐陽學海對他說過的那些關於馬霞的話。

「我記着你從前對我說過的那些話，你對我的勸告，這次我也許做到了一部份！」馬霞斷續的說。

「沒有，完全沒有！」金卓在黑夜裏惱怒似的說。

「然而，已經是這樣了，請你下去參加好嗎？歐陽學海也希望你能出席。……」馬霞疲乏而且倦怠的說，沒有多少興奮。

金卓驚奇的看着她的臉。拒絕道：

「我不去！」

馬霞沒有再說什麼，悄然的走下去了。

金卓想起在兩個禮拜以前的他們的談話，那是在夜裏，金卓特意和她約定要去到她的屋子裏去談談。那一夜金卓說得很多，他說他不希望她去舞當女，她應該認識生活是怎麼回事，應該嚴肅一點……他記得他說得很多，他回憶一下那時他自己的心情，他立刻明白他爲什麼要說那些話，倘若說得簡單一點，他是嫉妬歐陽學海的原故，這是很無聊的，他想着，不禁對於自己嘲笑了起來，很晚的時候才回去就寢。

魏巍的精神的支柱失掉以後，他立刻咳血了，由金卓把他送到醫院裏去。

盛夏的末尾，金卓的病不見得好轉，因爲他不能除去他的病態的耽思

的原故，一日，傍晚，因為他實在覺得太熱了，便到海濱浴場去，在海水裏洗浴一下。

晚間的海水浴場，四處燃起暗暗的燈光，小咖啡店裏廣播着流行歌曲，人們在大聲合唱着。

金卓跳進水裏，享受着沁涼的海水的浸潤，他感覺到一種生理的快感，很久以後，他走上岸來，仰臥在沙上。

好久以後，海濱的人們，漸漸少了，他站立起來，提起他的衣物，向歸路走去，忽然一個熟悉的聲音在他耳邊響着：

「好久不見了。」

聽着那豐滿的魅惑的聲音，他已經敏銳的知道了這是馬霞。

「好久不見了。」他用同樣的話說。



馬霞穿着流行的游泳服——這就是說除了乳房和短褲以外，全部都是赤裸的，走在月光下邊，她的身體呈示着無比的美麗，她提着一個籃，那裏邊放一件旗袍。

「你好嗎？」她問他：「我們一同走走嗎？」

金卓默默的用點頭回答。他們一同沿着海，在沙上走着。

金卓第一次看見馬霞的肉體，他回憶起歐陽學海的讚美的語句來，他相信那些話是真實的，一點誇張都沒有。他們靠近走着，金卓嗅到女性的肉體所特有的氣味，他困惑起來，覺得全身的神經都震顫着。

「你的丈夫好嗎？」他用顫抖的聲音問。

「他自然很好，又和一個女人姘婬了。我們天天吵架！但是，你不問這些好不好？」

馬霞的驚人的肉體，在月光下，彷彿大理石的彫刻一樣，她的細膩的白色的皮膚，發着光輝。

金卓不知不覺之間，觀察了一下自己的肉體：

「這簡直是骷髏，」他自己厭棄的想。

他的鱗鱗的肋骨和細弱的足與臂，和馬霞的健康美麗的身體——堅實的乳房和寬肥的臀部，成了殘酷的對比，金卓感到了羞愧的惱怒。

他們並坐在沙上，馬霞的珠貝一樣的足趾和纖巧的足踝，一時奪去了金卓的精神。他完全沒有聽見馬霞對他說了些什麼。後來，他無意中又看見了自己的身體，這真正是骷髏，他的肋骨突出着，他的臂細瘦得像一根柴，看在被月光映在沙上的，脊椎彎曲的身體，他漸漸被一種複雜的感情支配了，他惱怒，嫉恨，慚愧而且懦怯。望着身邊誘人的美麗無比的馬霞

的肉體，他起了一種殘忍的意慾，他自暴自棄的，報復的用手執起放在身邊沙上的他的粗大的手杖。

「你好像老也不忘記你的手杖，這隻手杖很別緻，花紋也美……」他恍惚聽見馬霞的柔媚的聲音，他站立起來，揮起他的手杖，猛力的擊打在馬霞的誘惑的肉體之上。

蜘蛛

蛛

〔某小號家的手記〕



小說家歐陽毅像每天一樣，在晚飯以後便坐在書齋裏窗前的矮椅上，望着薄暮的風景。一個拖着小車的老人，寂寞的走了過去，彎曲着脊背；一個把圍巾一直圍到頭頂上去的細瘦的男子，兩手交插在袖管裏，在鋪着石子的街道上傾斜的走着，像是一個赤足的人走在砂礫上。一輛長途汽車——彷彿是極不堅固的樣子，車身搖動，令人擔心車頂或車窗會從半腰折落下來，但却也立刻從這小說家的視野裏馳出去了。隨後長途汽車路上就

連一個行人也不見了，暮色漸濃，道路那邊的一片大菜園的空地上殘留着數日前的初雪，幾株無葉的樹木，距離得遠遠的孤單的站立着，臨風嘆息。這是城市的最偏僻的一處，自從大小的菜園之間開闢了一條汽車路以來，人們漸漸的建築了一點住宅，小說家歐陽毅住的便是這城市裏最末一幢房屋。

在晚飯以後的時間裏，他感到難堪的寂寞，想着近來印出的幾冊小說由批評家們送來的無聊的褒貶，以及許多文士們的近於嫉妬的言辭，他有如孤立在大荒野中的白楊樹一樣，寂寞而孤獨。他喝着苦澀的綠茶，凝視着漸漸黑暗下來的天空，無聲的苦笑着。

他站立着，伸手去放落厚重的窗簾的時候，看見道路上有一道燈光衝在黑暗裏邊，於是一輛腳踏車停在他的門前，他以為這是晚上的一遍來

信，便放下窗簾，把坐椅挪近火爐，心中猜測是誰寄來的信件，準備着愉快的心情來讀它。

二

專門研究精神病的醫生俞秉初——最近兼修着靈魂學，爲什麼要研究靈魂學呢？這是連他自己也不懂得的事；他正在專心的讀着夏爾柯脫教授的著作——那些唯靈論。

他是一個肥胖的人，他的青色的面孔上常常浮着奇異的笑容，人們說祇要看見了他的笑顏，精神病患者便能保持住某種限度的安靜。

這一日他打發走了來到他的私人寓所求診的一個輕度精神病患者以後，口裏嚼着紙煙，心中想着方才這個患者口訴的在每逢發作的時候便會



看見他已死去十年的醜陋的姑母，思索着這種現象在靈魂學上的解釋，悠然的噴着藍色的煙霧。晚飯以後，他忽然渴望着肉體勞動，於是換上皮鞋，登上久不一用的腳踏車，要奔馳十里之遙，去訪問他幼年時代的同學，如今成了人所共知毀譽交至的小說家歐陽毅的遠在市外的書齋。

### 三

爲什麼你單要住在這麼荒涼單調的地方呢，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俞秉初對他的朋友說：「難道這會有益於你的小說修業嗎？」

他解開了他的笨大的皮鞋上的絆帶，坐在椅上，把腳伸出來，向着爐火。

「你太胖了一點，是不是？」歐陽毅說。

「這便是現實主義呀。文學上的……」

「唉，妙得很，你居然想到文學上的事情，現實主義到底成了這麼一種玩藝兒了，有什麼法子想呢！」歐陽毅縐着眉無聲的微笑着。

「我告訴你一件小說材料吧！」俞秉初喝着遞給他的一杯熱茶，這樣

說。

「好得很。」小說家說。

「但是你肯不肖把它寫成小說呢？並且你必須和我一同去看一看。」

「爲什麼不能寫呢？我什麼故事都寫，一點選擇都沒有！批評家說些什麼呢？那是他們的事情，他們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叫我爲天才的批評家們的文章，以及批評到我的標點符號的使用的批評家們的文章，罵我爲運現實主義者的批評家們的文章，我都同樣的不屑一談，呵，連輕蔑都沒

有！」

「不要氣憤。」肥胖的俞秉初勸告道：「我自己聽見過對於我這樣的批評，人們因為我研究靈學的原故，於是在我的血統上發生了疑問，他們開始考據，說是，我的祖父是猶太人！並且他的名子叫賈斯金，一個經過印度到中國來販賣貓兒眼的——貓兒眼是什麼東西？」

「誰知道！」

「我不知道你竟寫些什麼？」

俞秉初站立起來，走到歐陽毅的濶大的書桌前邊，那上面堆積着紙張，他的粗大的自來水筆放置在一卷正在進行着的原稿上面，作者的草率的筆蹟反覆刪改着，幾至不可辨認，在原稿紙的空白的邊緣上，畫着許多奇怪的人面，俞秉初也彷彿感到了這種痛苦而焦燥的感情，雖然他並沒有

去讀那原稿的內容。他看一眼坐在爐旁垂頭苦思着的朋友的細弱的影子，他忽然憐憫的想到這細弱的身體內部包藏着的靈魂的苦惱。他走到爐旁，說道：

「假如你不寫小說，不是好得多嗎？」

「那麼你叫我做什麼去呢？」小說家攤開兩手，無望的反問。

「我教你做什麼去呢？」醫生搔着肥胖的脖子，低着頭說：「我無從知道。」

「你叫我跟他們一樣，跑進任何一個肥胖的貴婦的華麗的客廳裏，朗誦着諛媚的詩歌，反覆着卑賤的言語嗎？」

於是兩人都沉默，感到無話可說了。

「可怕的孤獨！」小說家自語道。

俞秉初默然的繫上皮鞋，穿好了笨重的大衣，對小說家說：

「我想我們步行去吧，那地方離你這兒不太遠——不過，必得走過一條很骯髒的小巷！」

「任何骯髒的地方，我都能去！」

他們行走在彎曲而黑暗的小巷裏，積雪在腳下發出金屬似的響聲，空氣嚴寒，星在狹窄的蒼空上畏縮的放着綠色的光芒。

我的精神的容量好像過於廣大了！歐陽毅自己向自己嘆息道。

在這小巷的盡處，開展着一片荒涼的大野。俞秉初用手指着一處孤單的房舍，說道：

——讓在那兒——給你看一個你所不知的境界。

從低矮的院牆上邊看得見屋裏微弱的燈光，廣潤的院落裏，纏繞着樹木。他們停在白木的門前，俞秉初拉一下門鈴。

門立刻敞開了，一個孩子看一看他們，並不問詢客人的姓名和來意，無聲的引導着他們，走進室內。他披了一件破舊的棉衣，用倦怠的眼光看着他們。

藉着微暗的燈光，歐陽毅看見四壁懸掛着奇異的圖畫，描繪着地獄的形象！不滅的綠色的火焰，手執着斧鉞的猙獰的鬼卒，高坐在宮殿上的閻羅王微笑的注視着忍受炮烙之刑的魂靈。

歐陽毅在這陰慘的氛圍裏，感到了不安，地獄圖的畫家顯然是一位名匠，因此歐陽毅覺得四壁的人物都浮動了起來似的擴大着他們的形體向他

逼近了來，他從椅上站起，向俞秉初惱怒的問道：

「你想要用這些圖畫來對我證實你的有鬼論嗎？」

「不，」俞秉初詭秘的回答道：「還有比這個更有趣的事呢，你稍等一

下……」

說着這話的時候，從裏間屋裏，走出一個婦人來，她穿着一件寬大的青色皮袍，不施脂粉的乳白色的臉上，生長着一對閃動着狡黠的光彩的眼睛，在黑而長的睫毛的後面，隱藏着不可知的神秘的某物。她舉止緩慢，表示着她的端嚴，然而却不能充分遮蔽她的一個三十歲婦人的情感之無意的流露。她微笑着說：

「俞大夫，您來得正好，今晚我們舉行謝神的法會，也許有什麼可以供給您研究的材料！」

「我很高興！」俞秉初說：「這是我的朋友——歐陽先生。」

「我去取茶來，」她說着，走進對面的屋裏去了。

「夏爾柯脫所相信的人鬼交通，我可以從她身上發現證據！」俞秉初彷彿十分得意的向歐陽毅說。

歐陽毅對這超過了知識的，野蠻的巫術就要在他眼前展開，感到無所措手足的迷惑。

### 五

在法事開始的時候，他們被引導進後面的神堂裏，迎面懸着垂垂及地的紫色的長幔，幽暗的長明燈掛在頭上。婦人請他們坐在門旁特設的椅上，然後燃起神案上的每一隻蠟燭，焚起高大的香柱，而敬虔的九叩九



拜。接着特請來誦經的道士昇座了。他們披著藍色鮮豔的法衣，裹著響亮的法器，高聲誦出玄門的秘語。於是隣近以及遠來的信士女們，依次獻上了他們的祭禮，在厚厚的紅氈墊上，露出了滿臉的純淨和虔誠。揭開了長幔，神案後邊原來只是空置着一張蒙着黃布的太師椅，人們彷彿被一種不可知的力所吸引，又重新下拜了。無論婦人或男子的顏面表情，都是原始的單純，那無人太師椅上的空間便是一切願望的無限泉源，生命和死亡，幸福與惡運的主宰，人們在此才覺得了靈魂的寄托所，訴說了他們的懺悔和不幸，告白了埋藏在心靈蔭影裏的秘密。在這無人的太師椅前，他們感到了怎樣的精神的安寧呢，他們把所有的心願都交付給那信仰上的神了，他們將一切委託給它。——歐陽毅吃驚於那些人們臉上的表情，他們環跪在神案之前，俯首默禱。他看那太師椅在燭光搖曳之下，彷彿真的

有變精靈來去，他凝視着那兒，希圖有所發現。然而除了繚繞不絕的香爐以外，還是神秘的空間，無所不有亦一無所有的空間——這空間的意志，便是人類精神的主宰，歐陽毅這樣想着，便把這意思對身邊的俞秉初說了出來。那個靈魂學的研究家對他笑了一笑，並不回答，歐陽毅看他的顏色在燭光下幽暗起來。法器喧嘩之聲對於歐陽毅實是很大的騷擾，使他不能繼續思索，透過玻璃，看着冷冽的夜空飄着白霧。室內與室外的世界，對於歐陽毅都是無比的真實，——對於那些好事者都成了慘酷的嘲笑，他這樣想着的時候，道士們離開了座席，為首的一人生長着濃密的長鬚，搖着小鈴，率領着他們圍繞着神案和太師椅繞走了三週，口中誦着經咒，然後一齊跪在案前，濃髯的道士居中焚化了黃表，再拜而起，一同離開了這間屋子。女主人這時走到俞秉初的椅前，問道：

「都疲乏了吧。」

「沒有，」俞秉初回答：「你應該使我們這個朋友見識一下別的神奇的事情……」

「因為今天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女主人說：「這些人們都是希望討一點藥，這藥自然和醫生的藥是不同的……」

她取過一枚白色的紙袋來，啓開封口，令歐陽毅兩個人看過了裏面是空無一物的，隨手就交予了一個穿着紅色棉襖的愚憨的鄉下婦人，並且懺悔似的說：

「好像變戲法兒似的，當做兒戲一樣了，真是不應該，若不是您二位來……」

她重新上香，跪拜，並且焚化了符籙。人們跟隨着她。他們的手中捧

着白色的紙袋。默祝良久以後的婦人立起時，人們也隨着她立起。

「陳二姑，你把紙袋交給這位先生！」婦人用手指着歐陽毅。紅襖女人有點遲疑似的把紙袋遞給他。

歐陽毅以莫大的好奇心，拆開紙袋，赫然呈現在他眼前的乃是數粒鮮艷的紅珠，這實在是可驚的魔術，得用怎樣的知識來解釋這目睹的現象呢？他默然無語的把紙袋交還，現代人的小說家歐陽毅心中澎湃着的感情是極其複雜的——他甚至有點惱怒，感到了無端的羞耻。

人們陸續告辭，向着女主人恭度的行禮，至誠的捧着紙袋，低頭走出。遺留下來的，只是三個女孩子。

在歸途中，魯陽毅向他講了許多那婦人的平日的疑真，據她自己說附近百里的鬼魂皆可供她的驅役，將人類精神能隨心所欲的操縱。

「如果小說家也成了她的精神俘虜，那會寫出怎樣的作品呢？」魯陽毅在凜冽的寒氣中，把頭縮進大衣領裏。骯髒的小巷裏寂無人聲。

「然而，這豈不是可怕的現實嗎？」俞秉初的肥胖的面孔上閃着嘲諷的微笑：「被那丸藥所治療的病人，有二百個以上——這是我親自調查的結果。」

「這些都是怎樣發生的？」魯陽毅自語道：「這居然是可能有的事嗎？」他陷入痛苦的思索中，一直到走向他的書齋，他都默然不語，一進屋門，他就把他自己埋在大椅裏，手扶着頭。今夜發生的噩夢一般的遭遇，將要怎樣在他的生活裏展開呢。

「你會把這樣的事情寫成小說嗎？」

「不，」他簡單的拒絕道。

「怕批評家嗎？」

「批評家的話，對我會發生任何輕微的影響嗎？」

「然則，爲了什麼呢？」

「我不願意再到那兒去了，」

「爲了現代人的驕傲？」

「這令我迷惑，」歐陽毅自白道：「這是超越我的理解力的。」

他隨手關滅了屋頂的一盞大燈，留下牆隅的一隻燈照亮了一角，爐火的光在微暗的室內跳躍。歐陽毅突然想到了那女巫，那個能夠役鬼的操縱人的心魂的婦人，在那以外，她在過着怎樣的生活呢？她站立起來，焦灼

內張着，解解病的學者，在溫暖的爐邊，睡去了。

第三日，小說家歐陽毅單獨作了一次訪問。天空飛着雪，每一農家前  
面都無有人跡，門窗緊閉着。但在那女巫家的門前，却有數輛遠自城市中  
心駛來的車輛。穿着襤褸的露着棉絮的長袍的農民，縮着脖頸，帶着愚痴  
的然而敬虔的神情在門邊出現。提着他們給神的禮物，雞或是鰻頭之類。  
他走進敞開着的門內，院子是寬廣的，樹枝上積着雪，圍繞着高大的樹  
端，鳥兒時時飛起並且鼓噪。天空降着着肥厚的雪片，濃密而緊。歐陽毅  
兩肩荷雪，走在簷下，對着蕭疎的冬日風景，看了一會。由屋內流出香燭  
的氣味，他走進去，立在一旁，室內肅然無聲，奇異的景象在他的眼前展

開了，婦人坐在椅上，以蒼老啞啞的聲音，對着直跪在地上的農夫解說着運命。人們依次跪在眼前，請問着疾病，災難以及任何生活上悲苦的事。她一一的答覆了他們，並且指示出解決那些疑難的方法，談到前世和今生的因果，地獄與西方的道路。她的聲音一變了前日的清脆——她的聲音原是好聽而豐滿的，她穩健沉重並且緩慢的吐出一個老人才有的言語和聲調。這聲音隱藏着神秘的力量，能夠牽引人的精神走近它。人們的眼裏含着感動的淚光，從地上立起。歐陽毅是驚異而不安的，他倚着牆壁，這時他彷彿是一匹陷入了蛛網之內的昆蟲，他自制着自己，並且奮力掙扎着要把自己從黏結着的網上脫出。這蜘蛛似的女人結成了這樣強烈的黏着的精神的大網，在這網上，她把農民，都市女人，紳士，流氓，都粘在上面。然而一個小說家——一個精神勞動者，也要被粘在上面的嗎？有這樣



的事情發生在他的生活裏了，他把自己的身體抖動了一下。他得用怎樣的方法來承認或否定這現象呢？他衰弱而無力。婦人默坐良久，然後才從椅上立起，她恢復了從來的樣子，臉上容光煥發，而神情却非常冷靜。歐陽毅看着她，感覺到一種他自己所無有的英勇的——或近於英勇的某物顯現在她的容貌上。——她是堅定的，歐陽毅想：是有着不可及的自信力的人。人們漸漸散去，在神案上面羅陳着他們的各種各樣的祭品。屋裏空曠下來，歐陽毅被女主人發現了，她很有禮貌的對他微笑着，說是歡迎他的光臨，並且請他到她的私室裏去坐，因為神堂裏太寒冷了一點。歐陽毅便隨在她的身後，懷着滿腹的好奇心。是這樣的奇蹟似的遭遇，侵入他的萎縮着的生活裏來了。——像是病菌侵入人體一樣的，他因惱着。女主人的室內，陳列着舊式的掉筒，旺盛的燃燒着的爐，溫暖如春，給人舒適的感

。他坐在擁旁，不知道應該怎樣開始談話。

八

歐陽毅從婦人家裏辭出的時候，他是一無所得的。而且他也終於一無所得。他的朋友俞秉初對他也毫無幫助，因為他的靈魂學的研究也是一無所得的。而歐陽毅在那女巫的家中，却數次遇見靈異的現象，——一個現代的人——一個文明人所不願提起的現象。比如十數隻燭火的光突然變成悽然的綠色；某個靈魂現身於白壁之上……這些都是歐陽毅親自看見過的事情。但是雖然如此他也不願承認夏爾柯脫教授的學說，因為他在讀着「唯靈論」的時候，也從未發現過可以與那些現象相互解釋的論據，倘若因為「唯靈論」原來也是科學，歐陽毅便越發陷入困惑苦惱之中，而終於一無

所得。

## 九

自從與那個女巫相識之後；歐陽毅在他的手記上寫着以下的話：

——愈乘初在我的精神裏放入了病菌，而他自己也陷入不能自拔的迷惑裏。這是我們兩隻眼睛所看見的，還有比這個更真實的嗎？許多奇異的，許多不可能發生的現象發生了，在我們這個文明的時代裏，發生在我們這個以科學進步自誇的時代裏。我們要說那不會有的，然而它發生了。今天，我注意觀察那個女人，我極力要在她身上發現足以否定那巫術的有力的證據，但是我終於失敗了，雖然我無論如何不甘於承認這種迷信的現象。然而我們迷信着文明和迷信着巫術有什麼不同之點呢？

——今天我注意到那女人是一個可驚的美麗的所有者。那樣的美麗是極稀少的。爲什麼在很早以前我從未發現這個呢？這是很奇怪的事。

——我在田間散步。大地膨脹着，青草的嫩芽鑽出了土面。空氣中流動着一種濕潤的帶着泥土的香氣，天空淺藍，陽光溫和，全宇宙都洋溢着生命的音樂。農夫在給田地施肥，我問他道：

「這土地是你自己的嗎？」我完全是無心的發問，因爲我覺得今天心情愉快，希望着與人談話，在這樣好的春天，甚至使人想和樹木和青草談話。

「不是，」那人搖着頭，他說了使我吃驚的話，我才知道這村莊所有農家都是那個美貌的婦人的佃戶，並且不止一個村莊，這附近的幾個村莊的

土地，差不多都是屬於她的。每年冬季租糧或租金由村長替她徵收。

「她老人家就是半仙之體哩！」農夫把他的褐色無簷的小帽脫下來，用烏黑的手帕揩拭頭上的汗水。他的臉上的神情是尊敬而且誠懇的。

「爲什麼村長替她收租呢？」

農夫搖搖頭沒有立刻回答我，他想了想，說道：

「不要說村長，縣知事也給她送匾哩！整豬整羊……」

我們坐在田坎上，我掏出紙煙來給他，他看一看，搖搖頭拒絕道：

「鄉下人不抽這個……」他抱着膝蓋，兩眼茫然的望着遠方煙霧似的柳

叢，說道：「沒有像她那麼靈的，她什麼事情都知道……神鬼都聽她的，

先生，你說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們的地租她要了有什麼用呢？但是少一分

錢都不成……」

我怎會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呢？那魔鬼一樣美丽神祕的女人！她在火車間做了些什麼呀！

——我想我必須從這里搬開了。那婦人張開她的精神大網捕捉着各地的人，顯示着奇蹟一般的靈異，甚至惟有信仰上帝的奇蹟的某基督教徒也向着那空空的太師椅膜拜了。我是痛苦而焦燥的，因為終於無法尋得可以推翻她的道理，可以揭破她的神秘的神學問或是任何事實上的根據。並且也毫無方法阻止人們對於她的瘋狂一般的信仰……每逢看見她臉上現出的對於自己的事業的堅定與冷靜，我是只有嘆息的。這不應該發生的事情發生了，如果我假裝認為這不過是一種騙術罷了，我就必須搬家，住到更遠的地方去，甚至離開這城市，好像從來也沒有過這種事。倘有，也只是靠

境而已。然而竟有這樣的力量吸引我每隔一二月就必得到那兒去看一下，每次都有更奇異的事發生。我終於要成爲一匹昆蟲，被粘在她的網上嗎？這是多麼可怕的感情！

——那個美麗的女人，是善於虐待人的。我在不意中發現了這樣的事：她用皮鞭抽打着那三個供她使役的女孩，像是敲打毛毯一樣的隨心所欲，毫無憐憫。……女孩子們也並不哭泣討饒。打完以後，她像是做完一件遊戲似的，把皮鞭扔在地上，微笑着走進屋去。

——人們從四面八方的奔來了……。

——我在她神秘的笑影裏，是衰弱而無力的。我必得從這里走開了——但是，我與她同在於這現實裏。

——愈乘初的青色肥胖的面孔，消瘦下去了。他仍是一無所得，他仍是毫無疑義的相信着四人和他自己的「唯靈論」，然而他消瘦下去了，像一個病人似的。他熱心的研究着他似懂不懂的事，相信着奇蹟，企圖着一些驚人的發現。這怎樣的可能又怎樣真實的事呵！我疲憊不堪了。假如這樣下去我自己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結果的。那時候，那些變異的現象能否拯救我呢？我是疑慮而不安的。這一切是何等混亂，詭異，不可知！所有的渣滓從我的精神的最深處泛起。在我的精神的泥淖裏加入了醉菌！



省裏的大員，也在她的門前懸上金碧輝煌的濶大的匾額。

——我的書齋也成了她的財產，她把這半條街的房子都買了去，街長來收房租的時候，要我預付全年的。

——這樣下去，我會心裂分裂的。

——從這里搬走，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 十

皮門所能讀着的小說家歐陽毅的手記如上，再沒有什麼別的了。所以

也無從知道這以後的事情。手記以前的故事，是我的筆錄。因為歐陽毅和我在一個大學裏攻讀過東方哲學的。

然則，這終於不成其為一篇小說。但是，像歐陽毅那樣的小說家是不「好說謊的，而我的筆錄——說是我的手記也可以，也是絕對忠實的。也有許多讀者從來不相信「現實」之中會發生那樣的事情，那也是因為親愛讀者終於是現實家的原故。但是能那樣想是很好的。

我自己也是不喜好說謊的，雖則我並非是夏爾柯脫教授的門徒。

那麼，這小說也許是並沒有完結吧，但是我和我的朋友歐陽毅一樣的喜歡批評家——甚至有一點輕蔑也未可知，所以假如批評家真的對這手寫下了什麼批評的時候，我是並不讀它的。

寫到這里，歐陽毅由電話裏報告我，說是俞秉初因為苦心研究着靈魂

子的原故，患了精神上不可療治的疾病——一個精神學家如他者亦無辦法  
以疾病——在那疾病發作時而自殺了。

我是毫無見解的——對於那事。

暗

春



我聽信了一個人的勸誘，拿出所有的錢財，交給他做一件——照他的話說——做一件投機的買賣，我爲什麼忽然這樣信任他，並且願意和他合伙呢？到現在還無法解釋，頂多能說我是「利慾薰心」了的原故，我非常希望發一點財，於是拿出我所有的錢，交給那個人了。但是兩個星期以後，我忽然覺得我大約是受騙了。這時我想起重新估量一下我那個朋友的價值，回想那人所有的言行，豈不是十分令人不可信任的嗎？我自己向來不齒於這人的人格，幾乎沒有相信過他的一言半語。但是這一次我這麼容易的受騙了，這在那個騙子自己也許都要認爲不可置信的事吧。我自問那時

爲什麼那樣信任他說？對於他的大膽的行爲，我簡直十分吃驚了。他的對我這樣從來也不信任他的人施行他的騙術，而且幾乎有充分的自信。這人的神經的堅強真是可驚的。使我不能不佩服他。我茫然的環顧我的週身，我不是已經成了個一文不名的窮漢了嗎！而那騙子一定正在自誇着他的心理學的勝利，甚至暗暗的嘲笑着我也未可知。因此，我極其憤慨，但是他兩個星期的失蹤，却也不便就肯定他是一個騙子，至少有一線希望存在着。於是我在這一線希望之下，還在期待着我的五千元國幣有復歸的一日。我到他家裏去找他，倘若他連他的妻子一同失蹤了，那便是騙子無疑。我經過了三四條彎彎曲曲的小巷，走到他的住處，房主的僕人替我啓開了門，我問明白他還並未遷移的時候，我真有點惱恨我的神經過敏了，我帶着無限希望進走他的屋子，迎着我的是他的妻子的苦臉。我還是第一次看見他

的妻子，她可以說是漂亮，但不能算是十分的美麗，橢圓形的有點蒼白的臉，中人以上的身材，睫毛很長。她纏着眉毛。首先對我說她的丈夫不在家裏，已經有兩個禮拜不見影子了。

「您是那一位？我好像沒有見過，您知道他到那裏去了嗎？」她對我發問，並且請我坐在爐邊的椅上；這室內佈置得很精雅，有新式的傢俱。

「我怎麼會知道！」我氣惱的回答：「我怎麼會知道他到什麼鬼地方去了！」我想這原是他們夫婦故意做成的圈套。——你這可厭的婦人！我心裏說。

她彷彿因為我的發怒而十分吃驚，我大聲說：

「你真的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你是怎麼一回事？」她驚嚇的反問：「我從來沒有見過你！」



我氣憤的把那事情的始末對她敘述一遍，她的丈夫是一個騙子已經毫無疑問了。我說完了我的話，帶着輕蔑的笑容，嘲弄的問：

「那麼你真的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

「我不知道，」她掩着面哽咽的說：「我和他結婚還不到三個禮拜！」說出了這話，她大聲哭泣起來，抽動着肩膊。

我很窘，有點不知怎樣才好，我對她說些什麼好呢？我看一下這間小屋，這些新傢俱，看得出來是爲了結婚才置備的。

「趙志潛是一個可惡的騙子！」我憤慨的叫出了這句話。她沒有言語，哭泣得厲害起來，伏在椅背上，全身抖動，看這樣子，她要哭到什麼時候爲止呢？我躊躇一會，從衣架上取下大衣，穿上，走了出去，這時候，外面降雪了，我走過了黑暗的過道，在那小門外邊站立了一會，忽然有一個

思想叫我回去，我想這樣丟開一個不幸的女人走開，是很殘忍的事。於是我重新走進那間屋子，坐在爐邊，伸手向火。但是立刻我清楚的想到，我這樣的坐在這女人的屋子裏是以着什麼資格——或者什麼身份呢？我的立場困難起來了。室內空氣溫暖，有一種淡淡的<sup>1</sup>女人化粧品的香氣。

「我和你是兩個被騙的人，」我開口說話的時候，思路出奇的清明起來，這樣說法是頗為得體的：「我沒有理由責備你，所以請你不要哭了：這樣哭法對於一個客人是很難堪的……不過，我同情你。你將來怎樣打算呢？並且，你怎樣跟趙志潛結婚的？你爲什麼要跟一個騙子結婚？」我的問話到這地方，忽然不能抑制我的憤怒的感情了。我自己都奇怪當時的感情，我是惱怒着那個女人的愚昧，同時我非常好奇的想要知道她怎麼會和趙志潛結婚了的，難道與我被騙時的心理是一樣的嗎？我的言語却很

有効力，女人畢竟止住了哭聲，她把臉轉向我，用同樣惱的的聲調回答我，她的長長的睫毛上懸着淚珠：

「你憑什麼管這些事？你憑什麼問我？」她叫：「你走開不就完了嗎？我們有什麼關係？」她轉回身去，又把頭伏在椅背上，但是並沒有哭泣。

我覺到難堪的狼狽，這真是自取其辱。我想要立刻走開，然而我的強好奇心使我停留下來，我沉默一會，這時候我差不多完全忘懷了我的怒故辱。她站起來，在地板上走來走去，不知是因為憤怒還是因為痛苦的原烈，她渾身輕微的顫抖着。用牙齒咬着下唇，嘴唇變成青白，兩頰却燃燒受着病態的紅色。眼裏閃着惶惑而且憤怒的光。

「他爲什麼走的？」她向我發怒的但却無力的問。

「你還問我嗎？」

我要問你！」她大叫着：「你爲什麼把那錢給他，你們要做什麼買賣？誰叫你把錢交給他的？如果沒有錢，他怎麼會想起來跑呢？」

這責問使我極端困惑，——她有病。我心裏想。

「你弄錯了……」我說。

她不聽我的解釋，繼續在地上走來走去。我無聲的看着她。擔心着她或許要瘋狂的。因爲他全身顫抖得很劇烈。忽然她長長的嘆息了一聲，無助的跌在椅上，她問我：

「這是怎麼一回事，他終於不回來了嗎？」她的聲音變得微細而無力。

我點點頭。心裏想我不是應該從這裏走開了，看那樣子她似乎並沒有需要我來帮忙的地方。我覺得十分疲乏，立刻得回去休息。並且我記起了我自己的事。我得想法子進行以後的生活，我站起來說：

「再見，我得走了。」

她坐正了身子，對我說：

「你以為他真正是一個騙子嗎？」她不等我回答，自己說：「他真是一個騙子。我想起來了，你說得不錯。可是我還不知道你的名子呢，我從來沒有見過你……」她漸漸恢復了平靜，衰弱無力的說。

我對她說了我的名子，並且說：

「如果你需要我幫助你，你儘管對我說，無論在什麼時候，我都可以盡力的。」

「沒有什麼，」她說：「以後也許要請你幫忙，現在，我心裡很亂，等我今天晚上好好想一想……」

「以後的生活……」

——以後的生活！那麼如果有時間請你來吧。我告訴你一些事情。——她變得這樣柔順，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走出去，在路上，想着這一天發生的事情，心裏十分攪亂，這是一個怎樣的女人？她出身於怎樣的環境？這是一個從良的妓女呢？或者是一個大家閨秀呢？是一個小學教員呢？還是一個咖啡店的女侍？……總之，這女人引起我很大的興趣。我走在暗黑的嚴寒的街道上，大片的雪花飛落着，家家的煙囪裏噴出濃厚的煤煙，凝結在這狹窄的街上，窒息着行人的呼吸。地下的雪溶解成水泥，浸透了我的鞋，濕而冰涼，令我極其不快，走路的時候很費力，漸漸的使我惱怒起來，我近來變得如此煩燥易怒。走近我的寓所的時候，從左面的斜巷裏衝出來幾個人，他們互相纏繞着臂膀，傾斜着身體，踏着泥水，發出很大的響聲，一個男子的聲音，難受的哼着一種淫褻的流行小調，這是我的房東

少爺和他的幾個朋友們，其中夾着一個小女人，被他們架扶着，她的頭髮不知是被雪打的還是爲了別的原故，沾在臉上，瞪大了眼睛，驚慌的笑着。這是一羣酒徒，他們在門前放下那個女人，我看出來這是裁縫傅進財的女兒。她立刻鑽進她家的小門裏去了。房東少爺和他的朋友們大笑着，遮住了我的去路，其中的一個叫道：

「呸，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

另一個揪住他的肩頭，用力的把他摔在後邊的板門上，門發出滋滋的聲音，和人一同倒了下去。

「你知道嗎？」那人問我，嘻嘻的笑着：「上帝爲什麼把人造出來的？爲了什麼目的？男人和女人……性交然後繁殖……爲了什麼目的？這個混蛋的呀——基督教徒！」他向前進了一步：「我們方才跟一個女人……啾啾

「咳——」他笑將起來，用手拍着我的肩膀：「你說日本話吧。你要和我說日本話……咳，你這個日本人！」

我們的房東少爺周崇信抱住了他的同伴的肩膀，嘴裏叫嚷道：

「我認識他……他是那個樂戶公會的書記，我家的房客，嘍囉們……」

我費去很大的力量，躲過這場意外的禍患——誰知道這一群醉鬼會對我做出什麼事來？我在他們眼裏一時間變成了基督教徒，日本人，終於成了樂戶公會的書記，我邁着大步逃進屋去，在門傍，房東的管門人遞給我一封信，向我作着殷勤的微笑，爲了房東的好意，允許這個半老的人和他的家屬住在門房裏，他是貧窮的，對於他的家人們他的脾氣十分暴躁。我走進我的屋子，管門的人已經爲我把火生好，這狹窄的房屋是乾燥而溫暖的。我無力的倒臥在床上，感到了無比的疲乏，從來也沒有過的疲乏。那



酒徒的離奇的話語，無故的殘留在我的腦裡旋轉，甚至我忽然滿望着再去聽一下他的議論。那酒徒是一個什麼人物？我想我方才差一點遭受了這些酒徒的侮辱。那個私立大學生的房東少爺，爲什麼會在酒醉的時候把我看成樂戶公會的書記？樂戶公會的書記和他有什麼關係？我和樂戶公會的書記難道有什麼相似之點嗎。我轉動一下身體，那女人的影子忽然出現，立即把一切雜亂的空想驅逐開去，她和那個騙子是怎麼一回事？她怎麼會和他結婚的？她彷彿很美麗，是的，她很美麗……那個趙志潛也是一個健壯而魁梧的，甚至可以稱爲美男子，擅於詞令，無疑的持有對於女人的魅力。他幾乎在一年之內換了五個官廳，這就是說他一年裡變換了五次職業，並且都是官廳的事。我還聽說他曾經巧妙的敲詐了一個女優。而且和她在某個大飯店裏同宿了一夜；……這人有一種可怕的手段，即如我都會那麼輕易

約上了他的圈套也就可想而知了。一個意念突然來到我的腦裏，我想起有封信還沒有看，這信也許是趙志潛寄來的——不知爲什麼我會這樣的感覺到，我起來從大衣的口袋裏取出那封信。——一點都不錯，是趙志潛的來信。我的手輕微的顫抖起來。趙志潛會如此的大膽，如此的厚顏！他居然寫了信來。我當下十分憤怒。立刻去讀那信的內容。他以歪斜的字體寫着他到上海去了，由我的手裏拿了錢，他不承認是一種騙術：雖然他對我採取這種手段是覺得很抱歉的。但是他說他將來會把這錢歸還我，他的信裏寫得十分堅決。他說他會利用這錢使他自己飛黃騰達起來，那時他絕不會忘記我這筆錢的。（他不會忘記，他說得妙極。）最後他說他請我照顧他在北方的妻子，因爲他知道他所有的朋友之中，我是最正直的。信到此爲止，沒有回信的地址。我拿着這信，感到了極大的迷惑，尤其是關於他請

我照料他的妻子的事。這是怎麼一回事？我躺到床上把那信細讀一遍，不是我眼睛的錯覺。我全身無力。一種說不出的不快而且嫌惡的感覺，漸漸的充滿在我的意識裏，爬行於我的週身——爲什麼會忽然發生這樣的感覺，我自己想絕非單單的因爲讀了趙志潛的來信的緣故。一定有連我自己也無從知道的原因，——一種預兆，生理上的，甚至是運命上的也未可知。我又從床上立起，坐在爐邊的椅上，這時我才覺得由體內向外滲出寒冷，使我抖索起來，彷彿在水天雪地裏赤着背一樣。爐子有的地方被火燒紅了，我把椅子拉近一些。聽着煤塊在爐內爆開的聲響。這時候管門人的大女兒爲我送進一壺開水來。她是一個好美的十七歲女孩，她在某一個印刷所裏作裝釘的工作，她自己很巧妙的把頭髮弄成捲，在她的生着矮小的鼻子的臉上塗着胭脂，穿着瘦而短的旗袍，露出粗粗的小腿，我忽然注意

到她的身體發育得出奇的好。一個乍解風情的少女。在那個印刷所的裝釘工場裏她自然而然的早熟了。她搖擺着腰肢走路，在她的眼睛裏閃着一種大膽的渴望着什麼的貪慾的光。

「方才我到嚴先生那里去送水，他說如果您在家，請您過去呢。」她說着，把水壺放在爐上，她每逢到我的屋子裏來，總是喜歡把整個房間巡視數次，彷彿屋裏有什麼使她覺得新奇的物件，或者企圖發現一些什麼新奇的物件，我看着她，對她點頭，表示我知道了。她却忽然害羞起來，轉過身子，跑了出去。

嚴先生是我搬到這裏以後才認識的，叫做嚴哲。據他自己說這是他的第五個名子，因為他現在很喜歡這個「哲」字。他和他的妻子帶一個不滿四週歲的女兒住在一間屋裏，他說他是研究家庭工藝的。我想他也許有什麼

治感冒的藥品，（我一定是在嚴寒的天氣裏受涼了。）便立刻到他的屋子裏去。雖然我近來已經有點討厭他那種嘵嘵不休的關於肥皂製造法的談話了。走進屋子，我坐在他的對面，他指着棹上的一張報紙，興趣盎然的對我說：

「你看。」

我不必去看那張報紙，便能猜到他所指的，今天早晨我已經讀過了，關於一個四十五歲的父親和親生女兒之間發生亂倫事件的記事。彷彿這事件已成爲了市民們的趣味中心，我今天聽見的差不多都是關於這亂倫案的談話。幾乎因這件事情把人們遲鈍而麻木的神經大大的興奮了一下。猥褻罪，加上亂倫，十八歲的少女，由法國回來的父親，這一切使人們的興味達到了沸點。市民們對此發生着瘋狂似的濃厚趣味，甚至獲得了某種無意

的滿足，這家庭工藝的研究家，也是極其關心的，他對我提議：

「下星期一在第二法院舉行審判的時候，我們去旁聽好不好？」

「你爲了看那個父親，還是爲了看那個女兒呢？」

沒有等他回答，他同太太搶到櫃前來，尖聲說：

「他爲了看那個女兒！」

嚴哲惱怒的看她一眼。

這是一對喜好吵架的夫婦，他們兩個會無緣無故的吵起來，甚至彼此用最惡毒的言語互相怒罵。其實却是一點原因都沒有，也許僅僅因爲男子在吃飯的時候一不小心掉下一根筷子。而做妻子的便要大發脾氣，越鬧越兇，她會湊到男子身前，挺着她的瘦弱的胸脯，哭叫着：

「你把我弄死吧，你殺死我……我死到陰跟前……」

就是這麼一位太太，但是嚴哲却不敢殺死她，他對我說：

「難道我還愛他，我不想殺死她嗎？當她撲到我身前，披散着頭髮，滿面流着鼻涕和淚水，放開嗓子曬叫的時候，我想——我真真的想過，不管用什麼傢伙我一下子弄死她……可是我……他媽的這個潑婦！」

這時候，他忍住氣，沒有理那個婦人，輕輕的對我嘆一口氣：

「我沒有辦法……」

「你就會說沒有辦法沒有辦法……你不是一個男子漢嗎？」女人用力的坐在板床上，她的兩頰泛着病的紅暈，以破裂的聲音叫着：「你就是一個沒有辦法，你失業三個月了，先生。這麼大的人，會找不着事情做！你整天的家庭工藝，家庭工藝，狗屁的家庭工藝呀！孩子老婆不都要沒褲子穿

了嗎！」

男子的臉紅漲着，怒視着妻子，他努力抑制着憤怒。他的顏面筋肉有節奏的微顫着，在嘴角上顯露出一種難堪的歪曲的笑容來，這時候，那個生得像洋娃娃一樣的小女孩被她母親的尖聲吵醒了，像被惡夢所驚似的恐怖的哭叫了起來，我注視着羅列在棹上的雪花膏的瓷瓶，天秤，裝着苛性曹達的藥品罐，香料，所有那些家庭工藝作業的必需品……

「你給我做過一瓶雪花膏嗎？」

婦人把哭泣着的女孩抱在懷裏，對他嚷叫，我在這個時候，從椅上站起，踢開房門，逃了出去。經過「預言家陳世隱」的屋子時，我站住了。這是一個有名的星相家——他自己說，別人也這樣說，在門前懸掛着明亮的銅招牌大書着「預言家陳世隱」。我從來是一個迷信家，不過還沒有求我的芳隣爲我卜過。這天晚上，他的小窗上露着螢然的燈光，却不知不覺的



使我停住了脚步，我站了一會，推開門走進去。在他的擺着飛星奇門銅陣圖的方桌旁邊坐着趙志潛的新婦，她看見我彷彿吃了一驚似的，立刻問道：

「您怎麼也到這兒來了？占卜嗎？」

陳世隱替我回答了她：

「我們的隣居，他也住在這里……你們原來認識，那好極了……您，占一卦嗎？」

在這里遇見這個婦人，使我有點驚訝，並且不知爲什麼感到了迷惘，尤其當着她以一種不可解的微笑看我的時候。

從那預言家的手裏接過來裝着三枚古銅錢的竹筒，我默默的搖了六次。在這時候我確實知道我什麼也沒有想到，甚至爲什麼忽然要占卦，也

並沒有想到。陳世隱在一張紙上畫上了符號，對我做着神秘的微笑，在他青銅色的，瘦而多骨的臉上，表示着「我什麼都知道」的神情，我被他的表情困惑住了。他把那紙推到我面前來。

「六個錢爻！」

「怎麼樣呢？」我問他。對於卜筮之術的知識我是有的，我看見那六個相同的符號時，不由自己的心神不寧起來。

「六爻亂動，我何必對你解說呢！」卜者莊肅的說：「三年來我沒有經過過一次這樣的卦象！」

我從椅上站立起來，對他說我不聽他的解說，也知道這不祥的卦象，但爲什麼會如此，我自己却無從知道，然後我和那女人同走出來。在我身後，她問：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是最不幸利的時，那就是我在我的生活中什麼不幸都可能發生，或者必得要發生！」

「但這不是事實嗎？」

「事實？」我有點氣憤的問。

「我是說每個人的生活裡都會發生不幸的！」

「那麼——我一時之間說不下去了；然而你為什麼要說這話呢？」

「我怎麼會知道！」她以陰鬱的聲音說。

「到我的屋子來吧！你的丈夫有一封信給我！」我引導她走進我的小

屋。

她默默的讀着那封信，咬緊下唇，然後她把信遞給我，伏在我的床上。

哭泣起來。雙眼痛欲裂，全身冰冷，幾乎無力顧及她，坐在椅上聽着她嘔啞飲泣，使我焦燥並且惱怒，我大聲的喊道：

「我今天遇見了什麼事？你哭些什麼呢？好像哭不完似的……」

「他是什麼意思？」她坐起來：「我也接到她一封信，你看！沈重臨  
孫……」

她把信送到我的面前來，我接過來讀它，那紙面寫着許多猥褻的言語，他說他十分想念她的美好豐滿的肉體，他不會忘記三個禮拜的狂歡；論如此類；在最後却突然改變了態度，他警告她，命令她必須爲他保守貞操，倘若他知道了她失節的時候，他回來一定殺死她和她的情夫，他寫得兇狠而嚴厲。

「方才我才發現他把我的首飾和所有的貴重品都帶走了！——給曹當

我無力的說。

「你想他到上海去會做什麼事情？」

「他馬上會找一個女人同居的。」她回答得很快。

「那麼，你還愛他嗎？並且最初你怎麼和他結婚的？」

她並未惱怒於我的率直的問題，但却彷彿因我的話而觸動了她的思想的另一面，忽然記憶起來什麼似的豁然答道：

「我不愛他。」

「但是，你爲什麼哭得那麼兇呢？」

「在這以前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是我現在知道並不是爲了還愛他的原故，」她頓一頓，我在她的臉上發現了一種惡毒的怨恨的痕跡，但這祇是一閃便消失了，她繼續說：「我爲什麼哭，這在你不會明白

的。你知道我的經歷嗎？——你不知道，對了，你怎會知道那些事，我對你說，有多少個想要玩弄我的男人，都在我的手下敗北了……怎麼，你好像不相信我的話似的，你疑惑我在胡說八道嗎？你有一點驚奇，是不是？……他們會使用種種的手腕，你是男子之中的一個，你至少會明白這個——他們怎樣去對付女人，但是這都沒有關係，我打擊着他們，他們所有的謀略都沒有用處，一個一個卑劣的男子，從我身邊懷着怨恨走開……你覺得想不到嗎？是的，你根本不會想到……但是，在最後我遇見的男子就是趙志潛，那個魔鬼一樣的……那時候，我忽然想到休息了，我有點羨慕那些小而暖和的整潔的家庭，我爲什麼裏說暖和的家庭？你知道三個禮拜以前正是寒冷的時候……有一天，我在飛着大雪，吹着北風的夜晚，去訪問一個家庭，在路上把我的腿都凍僵了，我不能走下人力車，你知道那寒

多麼可怕，我不必形容了……走進那個小而暖和的屋子裏，我感到說不出的幸福，有家的幸福……年輕的夫婦給我煮着熱熱的茶，在黃色的燈光下，在熊熊燃燒着的火爐旁……在一張白色的小床上睡着他們的花朵一般的小女孩……你先不要講話，你說什麼，你的家庭工藝的朋友，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聽我說，以後，我遇見了趙志潛，他比所有的男子都誠懇溫存，現在想起來，惟有他才是可怕的謀略家，他一上來就對我說：『你應該作賢妻，作主婦，這樣你才能幸福，這不是戀愛的時候了，應該結婚……要製造一個靜靜的家……』我失敗了，因為我渴望着休息！我想他是和別人打賭過的！爲了獲得我，他試驗着他自己的手段，我想是這……他是十分有自信的，並且他遇見了那個好時候。這就是我爲什麼要哭的原故，你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有說不出的憤恨！在這三個禮拜裏，

我死心塌地的愛着他，到今天我才明白他原是有計劃的行騙！甚至他不過是爲了自己和自己打賭。我哭我自己，你想我怎麼能不哭呢，你想想看！你以爲我是哭着我的被棄嗎，我不會爲這個哭的！……今天你在我那兒十分生氣——我實在哭得太傷心了，是不是？你因爲我的哭而大大的發着脾氣！」

聽着他出人意外的自叙，我不禁愕然了片刻，她的大眼睛閃着不馴的光芒，我默默爲他倒一杯熱茶。

「你怎樣想呢。」她問我。

「我願意得厲害……」我回答。

她坐在我的對面的大椅上，看着我微笑着。她的笑容是狡滑的，譏諷的，但也甚感感的。她發微偏着頭，用手抱着膝蓋。我暗自比較着她令感



給我的印象，完全是兩個毫不相同的人。

「你以為我悲傷着我這棄婦的命運嗎？」

「是，你是可悲的！」我惡毒的說。

「你煩燥得很，」她說：「我走了，雖然我的話並沒有說完……」

我送她出去，我幾乎不想說一句話，祇覺得全身浸透着疲勞惡寒之感。甚至兩眼在走路的時候，也劇烈的抖動。經過黑暗的過道，在街門前邊，他站住了，對我說：

「這以後你不要把我當做騙子的妻子了，我們能從此做朋友，是不  
是？」

雪已停止，落在地上的溶解成泥水，在月光下，她的臉變得很美麗。她望着我好一會，然後轉過身走去。

「那來的女人？」好像從地裏鑽出來的似的，忽然那個私立大學生周崇信站立在我的面前，向着我嘻皮笑臉的說。

「離我遠一點兒，酒鬼！」我凶惡的喊。

「我不是酒鬼。」他兩手扳住我的肩頭，搖動着：「我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呢，呢，我是中華民國的，善良的人民，呢，呢，但這個和你有什麼關係？」他用手圍着我的脖頸，面圍着，月光幫助他發着光：「我並沒有喝醉，我對你說：我並沒有喝醉，好朋友，我祇是心裏難過而已……我要找女人，一點也不錯，我爲的發洩全身的鬱悶，鬱悶呵，呢呢，你看這屋子多麼黑洞洞的，」在過道裏他忽然喊起來，管門人的女兒推開門，探出頭來向着我們嘻嘻的笑着。「妳笑什麼？姑娘，妳該把電燈打開……總而言之，我們應該把電燈打開，……你不覺得氣憤嗎？你難過不難過？人

類的良心麻痺了，我沒有喝醉，我說人類的良心麻痺了，人類做什麼。

你看得見的，我也看得見的……我們把自己看成最尊貴的東西，實際上辦的是最卑鄙的勾當……人呵，這尊貴的……」他一下子跌撞進自己的屋子裏，我聽見他沉重的倒在地板上。我沒有管他，自己走回自己的屋子，心裏想着大學生周崇信也許終於不會成爲人的自覺者，而合衣睡在床上。人類之爲物想來是一個難解的謎，周崇信所說的良心是什麼呢？麻痺了的良心是什麼樣子呢？於是我忽然想起來某哲學家所謂頹廢狀態的人類。人類不是爲了生存的原故，而成爲無自覺的動物嗎！人類不能發現自己，乃是因爲人類已經墮落到生活的底層了，是爲這種原故……人類是游泳於「慾」的湖裏的……我爲什麼要想這些事？我極力閉上眼睛，我的思想紊亂，過敏，一時之間，我覺得我俯視着人間，難以約束我的冷笑；一時之

測，我發覺自墜在一個無底的深淵裏，全身戰慄——這事因為我病了的原因，我自己想。我把被子扯上身來，關滅電燈，關滅了電燈以後，却不自覺的張開了眼睛，心裏想着醒眼，兩在眼却執拗的凝視着黑暗，黑暗之中出現的是那女人的時而悲傷，時而憤怒，時而微笑的面貌。她赤裸着全身，在黑暗裏游動。一瞬間，這幻象消逝過去，窗外是枯木寒星和一兩盞昏黃的街燈。我噓一口氣，用手拭去額角的汗液，在極其不快的感覺中睡去。第二日清晨我醒來，茫然的睜開眼睛，他意識充滿着我的全身，我正是從一個可厭的夢境中走出。我夢見我站立在人衆之中，跟隨着他們微笑，觀看着在荒涼的丘崗上三五個人鞭撻着一個老婦，她呻吟着，呼叫着。忽然我看出來她原來是我的母親！這可怕的夢境！我欠伸着四肢，繼續回憶着那夢，但這以下我却記不清楚了，我沒法記起在夢中的心情，我

推開被子，跳下床來，那管門人的女兒正在爲我燃起火爐。

「再過些天就會暖了吧，」她說：「在南方，這時候花都開了。」

「妳還記得南方嗎？」我應酬着她。

「我怎麼不記得！」她站起來，我看她眼睛明亮起來：「那兒滿山遍野都開着花，在這時候。」停一停，她接着問我：「昨天晚上，你們都喝醉了？」

「我沒有喝醉，周崇信是喝醉了的。」

她想了一想，忽然害起羞來，但又忍不住自己心裏的高興，想要告訴給人，她對我囁嚅似的說道：

「周崇信那個人好嗎？」

「我怎會知道！」

「你看，」她說着，從衣袋裏拿出一枚紅色的鑲着一面小鏡的領別針

來：「他給我的！」

爲了不打擊她的高興，我接過來看了一下，然後交還給她：

「我對你說：周崇信那人並不好！」

她不信任的看了我一眼，提起煤碗，嘴裏說着：「你這人真怪！」轉過身走出我的屋子，我聽她在過道裏大聲唱着什麼歌曲。在爐旁我靜靜坐一會，什麼也不想，陽光照在我的沒有窗帘的窗子上。我的窗子臨着一條荒僻的街，在對面的牆下，一個拐角的地方，臥着一個人，他彷彿在那兒臥得很久了，姿勢很難看，彎曲着，膝頭彎在牆上，穿一件黑色的破碎的衣服。我看不見他的臉，他的臉是面着牆的，細細的足踝裸露在外邊，這隻腿長長的一直伸到馬路上來。我記得昨天午間彷彿就發現他臥在那兒，一點動也沒動——那麼，他是死了！我站起來，到窗旁去看他，看那屍體，凍

粘着的土地，開始在他身邊溶解，他的一雙赤腳陷在泥潭裏，他爲什麼突然死在我的窗外？我心裏問着，並且想他這樣隨便找一個牆角死去，或者被寒凍結住他的心，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的死去，於是遺留下這顆一具醜陋的肉身，便已盡了作爲一個人的責任嗎！我看了一會，這屍體正對着我的窗，倘若我要向外瞥視一下，便首先得看見它，這實在十分令人不快，就用兩三張報紙，釘在我的窗上。仍舊回到爐邊，開始讀一本書，寒風飄在我的膝蓋上，我一個字一個字的讀着，鉛字忽然在我的眼前跳躍起來，我闔上它，攤在一邊，映在我的眼裏的却是窗上報紙的記事，這是一張舊報紙，但是我從前却沒有留意過，我讀着那上面的文章，發現了奇妙的事情了：那上面居然寫着關於我的事，作者的署名是「雲珠」——多麼響亮的名子——他自稱是我的朋友，因爲是我的朋友的原故，他自稱是奉命

了解我的。（我知道一些曉舌家慣於使用這種方法，以便使讀者相信他。）於是，他寫着他怎樣擔心着我的健康，並且他還知道我的書齋裏（我那裏有書齋！）的陳設；說我終於會成爲一個淺薄的「小說匠」，（「小說匠」三字，當然是魯珠先生的發明。）因此他裝做十分可惜的樣子口口聲聲的叫着「擔心！」最後却下了無聊的結論，說我並不是天才；不過是一個高傲之徒罷了，雖然我的小說被多數男女學生所愛讀，却是非常危險……總而言之，他僞裝爲我的好友這實在是妙得得的！陰險得得的！我厭惡的移開我的視線，心裏想着「魯珠」之爲物，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一早爲觸目皆是不快之物，可厭的現象充滿在人生裏……我隨手撕去了那張報紙。窗外却現出了另一個可厭的景象，一個乞丐正在翻轉着那屍體，露出那死者的面孔向青天，而且正對着我的窗子，他滿臉鬍鬚，身材高大，一雙眼緊閉着，



另一隻眼却張開，紫色的眼珠可怕的凸出着，閃在陽光下面。乞丐開始設法剝去死屍的衣服，他態度從容，臀部從破爛的衣褲裏露出，他嘴裏彷彿咀嚼着什麼東西，看着他顫動着肥厚的嘴唇，我不禁恐怖起來，我怕他就要在我的窗外以這死屍充饑，那就未免過於可厭了。他剝着死者的衣服，彷彿嘴裏還在咒罵着什麼，也許罵着爲什麼他不把衣服脫掉然後再死；也許罵着他爲什麼穿了一身這麼破的衣服而死；也許罵着死者的衣服這樣的難剝……他舉刀割了下去，然後一片一片的披在自己的身上，並且把犄角的鐵罐也一併是在手裏，檢視一下地下已沒有什麼可拿的東西，遂踉蹌而去。他終於沒有咬下一隻死者的手指吃掉，已經使我這倖觀者覺得十分可感。倘使唯物論者看來，剝掉已死同類的衣服來穿上禦寒，未始不是新的倫理。但我這衰弱的人之子，却不禁震顫了好一會。現在剩在我的窗外的

只是一具赤裸裸屍體，比起半點鐘以前有衣的時候，更令人增加着不快。豈則窗外的陽光，已經是春天一樣的明朗了，溶解了的泥土也使人感覺着春的氣息，但那赤裸的，汗黑的，乾枯的屍體，迎着午前的陽光，却更加醜惡。我已經不想用報紙遮窗，說不定又會出現一個雪珠先生之類，徒然增添我的寂寞之感。於是我穿上大衣，走了出去。在街角上的飲食店裏，我用了早飯，然後在街上散步，日光有一點暖意，空氣很好。在我覺得有點疲乏的時候，忽然想起來要去看那個婦人，於是招呼一輛車，把我送到她的住所。她彷彿剛才起床，坐在窗前喝着牛乳，看見我進來便說：

「我知道你會來的！」

「爲什麼？」我愕然的問。

「你在實行你的朋友對你委託的事！」她說着笑了起來。

她眼睛明亮，和昨天的她比較起來，恰如昨日和今日的天氣一般的不同。

「從明天起，」他坐在我的對面：「我要搬到西班牙飯店去了，在那裏新開始我的生活。」

「所謂重新開始，是什麼意思？」

「一切都重新開始起來，這自然不是得就會好，也許反而更壞。是生活不應該是倒退着的，而是要向前走的……走到什麼地方，那是我的事，而不是我。」

第二天，我到西班牙飯店去看她，爲什麼我在健康不好的時候，而且下許多事情不做，老遠的跑到城市的中心區去看那個女人？坐在公共汽車上，我想起那緣故。也許那女人的確有魅力，但是我絕不曾感覺到我在

戀愛着她，這種事情是一定不會有的，雖然她也許是一個不平常的女人。想來想去這都是因為我過於寂寞的緣故，我沒有地方可去。並且昨天夜裏，我們那里突然發生一件意外的事情，嚴哲——那個家庭工藝家被他的妻子在肚子上面咬了一口，咬得很利害，我看見了的，恰恰咬成了一個口的形狀，只在傷痕的兩端連着一點肉，流着血，紅色的肉翻在外邊，他呻吟着躺在床裏……這一對夫婦在睡下的時候，並沒有吵嘴，却似乎是感情和美的。但是在半夜裏不知是爲了丈夫的職業問題，還是別的緣故，兩個人吵了起來，那時候是夜裏一點鐘，我被他們吵醒了，起來，丈夫低聲咒罵，做妻子的却哭着，後來越哭聲音越高，發着歇斯得里的尖聲，彷彿什麼都不顧了的樣子，當然隣人們的睡眠就完全沒有關係，她尖叫而且喊罵。這種夜半牀上的吵鬧，並人們也無法進去勸解，倘若有人到他們解和一下，

也許就不至於發生以後的悲劇了，後來，我們就聽見了家庭工藝家的慘叫，我第一個跑進他的屋去，小女孩在地板上哭喊，我從她的身上跳過，奔到床邊，那位夫人才從丈夫的擊打抗拒之中抬起身子，她那時正伏在丈夫的腹上不顧嚴哲撕她的頭髮，打着她的臉和頭，她祇是嚙住那腹上的肉，用力咬下去……當她抬起半裸的身子，我看見她眼裏發着瘋狂似的尤芒，然後尖銳的叫了一聲，向一旁倒去。我首先檢查一下家庭工藝家的肚子，就看見了上述的傷痕。我把他的襯衣撕下來，替他包紮著，心裏想着這樣鬆懈的肚皮，咬起來是很容易的。他拒絕了我去找一個醫生來的提議，祇是一聲一聲的呻吟。女人們把那歇斯得里的婦人和女孩送到別的屋子裏去，一邊發出驚嘆的聲音。嚴哲衰弱無力，並不喊罵，什麼話也不說。只從眼裏流出淚來，然後自己急忙的拭去。我和隣人們從這屋子裏退

出，心裏被一種說不出的沉重之感充滿着，一直到清晨沒有好好的繼續睡眠。……種種的不快事件，接二連三的發生，我那不幸的占卜，也很容易成爲事實的……一望窗外，泥濘滿途，被剝去衣服的死屍，裸然橫陳，沒有人管它。不過我忽然聽見了鳥鳴，也許這是預告着春來的吧，我的心情稍稍好了一點。讀着寄來的新刊雜誌，滿載着好事家的理論，在那里嘵嘵不休，不知道到底說了些什麼，想來都是雪珠一類，於是我把這雜誌拋進痰盂裏去。一看見裝着雜誌的痰盂，便不禁聯想到我們的文壇和文壇人物來了……但這些無聊的事還是不想的好——於是我從屋子裏走出來，就並無目的的登上了公共汽車，老實說，我原來沒有到西班牙飯店去的意思，只在上車以後，知道這車恰好開到西班牙飯店爲止才決定了的。這實在是因爲我過於寂寞了的緣故！我慢慢的注意到車裏的男女，有的都已換上了溼

暖的春裝，看看窗外，陽光也確乎明亮，頗有春意了。返顧自身，却仍穿着厚重的冬大衣……這時候，汽車在西班牙飯店的門前停下了。我走進門去，當我站在賬房的面前，我不知怎樣打聽她住在那一號房間，昨天我忘記問她了，並且我想：「我得怎樣說呢，我找趙志濤太太嗎？她不會用這種身份住在這裏的。我說我找一個女人嗎？這不像話……她到底姓什麼叫什麼名子？」我完全不知道。

「先生，您是我那一位來的？」那個年輕的賬房間我。他穿一套灰色西服，並且繫着紅領結。

「一個姓趙的女人！」我說。

「女人？女人我們這裏可多啦！」他忽然自滿得很。

我轉過身去，預備走開了，不料却在留言板上發現了我的名子，下面

寫着：

我住在三樓一一九號。李薊。

原來這女人有這麼一個別緻的名字，我豈有理身後的賬，走上樓去。

一一九號是一間大房間，我一走進屋子，李薊就把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婦人介紹給我，說是：「我的姑母！」

這個姑母是一個驚人的演說家，她穿了一件黑色長衣，坐在華麗的沙發上邊，向我說：

「我這個姪女兒是個優姑娘，兩月以前，不知道怎麼的了，非得跟趙爺潛結婚不可。那時候我就說：兩個月以後你還得回到西班牙飯店來，我這說說錯了沒有；我早就看出來：趙志強那小子是個流氓，像鬼似的指命。」



他寧肯餓着肚子，也得把洋服穿得漂漂亮亮的。他跟人家借了錢來，爲的是來哄我們這個傻姑娘……多少個有錢有勢的她連理也不理，却被他甜言蜜語給迷惑住了，這不是瘋了嗎？……您第一次到我們這兒來，我們這可不是什麼下流的地方，這是高級娛樂！高級社交場……如果您今天晚上來就會看見許多有名的人物到這兒來，他們都是上等人，用打牌來消遣的，人人都說我這姪女兒跳舞是天下第一，我可知道！她這一回來麼，我們這兒就更……妳幹麼瞪我？妳不好意思了嗎？……我總是說女人就應該用一點本領把男人制住，只要有一點本領就好，如果女人連這麼一點都沒有，那就完了。我說得對不對？」

還沒有等我坐好，她就一口氣說了這些話，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她才好。只奇怪着在她那瘦弱的身體裏那里來這麼多的精力，她說話的聲音高

大響亮，不假思索，像一架留聲機似的。

我立刻把這婦人的職業弄明白了，她經營着一種賭場之類的東西，不過規模比較小一點，但是在西班牙飯店裏對於她和客人都有許多方便的地方，這是一般的賭場所不及的。

「你所謂重新開始的生活，就是這樣的嗎？」在李特的私室裏，我這樣問她。我自己知道我問她這樣的話，是什麼意味都沒有的。她的臥室比起以前的是舒服而且奢侈。

她鬱鬱不快，我看出來這是因為她的姑母方才不斷的提起來趙志潛的緣故。這女人對於趙志潛似乎有一種難以說明的憤怨。她沒有立刻回答我的話，玩弄着茶几上的一個洋娃娃。良久才說：

「什麼叫重新開始？我自己知道不過是回到從來的生活罷了。一回到這

他生活，應有了一切不過如此，疲倦，憔悴，腐敗的感覺……怎麼能開始呢？什麼是女人的開始？……我不徵求別人的意見……」她忽然停住了，站了起來，走到我的面前說：「你願意和我跳舞嗎？我的舞術比普通的舞女高明得多。」

我拒絕了她，我說我還沒有文明到這種程度。她退坐在沙發上說：「你說生活會改變的嗎？我覺得人一生下來就已經注定了，像把鉛注進模型裏去似的，永遠也不能改變了……」

和這女人在這個大飯店裏，討論什麼生活的問題，實在十分無聊，於是我並沒有說什麼話。默默的吃完了她特別爲我預備的豐富的晚餐。

晚餐以後，二一九號的大房間裏集滿了客人，最使我驚奇的是第一個走進來的是周崇信，從他的舉動看得出来他是這兒的一個常客。他將眼

已往，空着半空，像所有大學生的表情那樣，自己裝成出後不詳謬也既不  
也的樣子。他一看見我，就叫道：

「你怎麼也跑到這里來了：原來你也喜歡賭錢！那好極了，我們賭

幾看……」

「小周，你講講，你怎麼把那個女工弄上手的？一隻領針！噫噫！大  
家聽見沒有？這個大學生多麼有本領！這是他自己講的……說不出來的熱  
情！」一個人揪着周崇信的肩頭大叫着：「一個十七歲的花一般的處女！其  
實得很哩！你說，那乳房像什麼……噫噫噫……」

一個胖子，說話的時候故意掀動着鼻孔，開始講着自己在漢花河的經  
歷。於是有一個自稱爲作家的人，就跑到前邊去，掏出懷中記事簿，用鉛  
筆記了下來，並且響亮的抽着鼻子，像一匹驢子一樣。我想他是到這里來

「這套現實生活」來了，人們辭舊的士多車，婦人裝束，被爲賣家們稱呼着他們的職名，於是科長，經理，秘書，以及諸如此類的人物聚在一起，開始了賭博。呼喊，笑語，並且把相識的遊牧招來助興。爲了解除困乏，婦人在軟榻上設備了鴉片煙具。

從惡濁的空氣中我走了出來，在樓梯的旁邊，李源追上了我。

「我有一件事情求你！」她說：「希望你幫助我！」

「你說吧！」我不耐煩的說。

「這是一包錢，想求你送給個叫做劉翠的人，他住在對面，地址寫在這里，離你的住處很近。」她把那紙包遞到我的手中。

「你自己不能去？」

「我不能去！」

「爲什麼？」

「不要問爲什麼。世間有許多事什麼也不爲！這個，你比我明白！——我把那紙包放進衣袋裏走出了西班牙飯店的大門。空氣清新，並且月色很好，我緩慢的散步着。走回了寓所。首先便去看被妻子咬破了肚皮的家庭工藝家。他坐在床上，倚着牆壁。小女孩伏在身邊，已經睡熟了。

「那女人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對我疲憊的啞嚥着說：「我倒並沒有怪她……她沒有臉面見我……不過，他也許瘋了，這是很可能的，她會瘋的……」

對於那個女人的瘋狂或出走，我沒有多少興趣。我問他：

「你的肚子怎樣？」

「不大痛了……真是，幸好有點藥呢……」

小女孩忽然在睡夢中尖叫起來，做父親的困難的轉動着身子，輕輕的拍着。

「唔伊，唔伊……」他響亮的叫着。

夜半我讀完一個朋友從遠方給我寄來的書——他自己在幽禁的閉塞的研究，正要睡下時，聽見了女孩子驚恐的啼叫，我跑進嚴密的屋裏，他說着囁語，不住的轉動着身子，我摸一下他的頭，原來這男子在發着高熱。我趕快跑出去，在附近的病院門前，努力滾了一陣雨，才從二樓的窗子探出一個蓬鬆的婦人腦袋來，她問醫官問了一遍。然後警告道：

「深夜兩點半鐘，出診費可要加倍的！」

「加倍！」

她把腦袋縮了回去，然後又探了出來。

「你等一會兒！」

半點鐘以後，醫生走了出來，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肥胖的人。像所有的醫生一樣，臉上帶着不知從何而來的怒意，提着一隻巨大的皮靴，顯得彷彿博學的樣子。接連不斷的打着哈欠，因為嘴上帶着紗布口罩，使得面目變得十分可笑。他一聲不響走進屋內，一聲不響的用聽診器聽着患者的胸部和腹部。實在，一聲不響原來是世界上醫生們的作風，和他們裝着一臉怒氣是一樣的。一切診查手續都完了以後，他給患者注射了一針，然後向我命令道：

「用水藥把他的腦袋凍上，水藥，懂不懂？」

於是爽快的接受一切費用，仍舊威儀凜然的從屋子裏逃出了。趁着患者昏睡的時候我疲憊的走出去。在過道裏，我看見周傑信的門前站著那個



裝釘女工，輕輕的敲着門。我跑起刷崇信是和這醫生一同走進來的。

「你有什麼事？」周崇信從屋裏發出粗暴的聲音。

「你不能開開門嗎？」小女工以哀懇的輕弱的聲音說，她彷彿在病着。

我站在黑圈裏，不願從她身旁走過而增加她的羞愧，她在不安的四顧

「我要睡了。」周崇信以倦怠的聲音回答。

女工突然把頭伏在門上不能抑制的嗚咽起來。立刻門被拉開了，背着燈影周崇信的眼裏閃着嫌惡的光，在嘴角上浮出虛偽的，嘲弄似的笑容。

女工投進了他的臂彎中，她眼裏含淚，向着他仰起稚氣的單純的臉，而安慰的微笑了。我一時之間被這可憐的面容所感動。接着門關上，幾乎在同時熄滅了燈。

第二日，我到李蕪叫我去的地方去，原來是一個下等公寓。在一間低矮的小屋裏，我見着那個叫做劉塾的男子。

「你有什麼事？」他從床上坐起來，他是瘦弱而無力的。我這個不速之客，十分的攪亂了他，乍一見我便慌張起來。並且含著怒意。

我沒有說什麼，把李蕪交給我的紙包遞在他的手裏。他滿懷疑慮的拆開了它，當他發現了李蕪的信時，他全身震顫得像樹葉一樣，費了很大的力量才讀完了它。

「她還記得我嗎？」他困惑的興奮着。

我沒法回答他的話。其實這話也許並不是對我說的，而是對他自己。

他繼續說：

「有二年多了，我沒見過她……她不會忘記我的，我知道……可是

「什麼錢不來？他僅僅因為替憐我現在的貧窮，才打發你這錢來的嗎？她住在那兒？……我應該收下這錢嗎？我問你我收下不收下？這錢是她的拾呢？還是她的愛情呢？……你知道我們從前怎樣的相愛着！怎樣的相愛着……」

他倒臥下去，喘息着，起伏着薄弱的胸脯。興奮過度對於一個病人是極不相宜的。我對他說我要告辭了。

「你去吧！」他命令似的說。

在這以後的三四天，我竟會在西班牙飯店遇見了他，使我十分吃驚。第一眼看見他正坐在李蕪臥室裏，我疑心這是我視神經的錯覺——因為這幾天我都是想着關於這個人的事。否則我真以為是他的幽靈出現了。他穿一身漂亮的西服，（後來我才知道，他用李蕪給他的錢的全部，買了這

身西望。在結着紫色領帶的領領上，是他的青色無齒的面具。他居心在這樣的活力，使我呆然良久。當下我就對他述說了我的驚異。

「這沒有什麼，我的病是不要緊的，我知道。」他說話的聲音斷續無力。時時要長長吸一口氣。但却充滿着一種令人可怕的狂熱，在他的深陷着的眼裏，也是充滿着狂熱。我覺得可怕起來，這生命的一個最後的火花，令人感覺到說不出的戰慄。李滿痛苦的微笑着，看着他。顯而易見，她和我的一樣的感覺是同樣的。

「我會好起來的，」他對我說：「天一暖就好了！李當，你這回能和我結婚了吧！」

李卿回望着他，對他點一下頭。

「我們是中學時代的情人，多少年了！」他對我誇耀的說。

以後，有一個星期的工夫，我沒有到西班牙飯店去。每想起劉翠，就打消了去看李德的理念。我實在不願意看見那個男子。在楚中間，我只是出去傍聽了一次逆倫案件的審判，關於這個我另外記在別的地方。不過家庭工黨家並沒有能夠和我同去，他的肚皮開始潰爛了。躺在床上連翻身都不能，並且繼續着高熱。裝釘女工兩天以前，突然病倒了。他的父親十分慌亂，因為她什麼東西都不要吃，整夜的喊着頭痛，這是一種急病，於是周崇信把她送到醫院裏去。對這件事那個管門的老人幾乎是流着淚對我訴說他們全家對於房東少爺的感激，但是這一天夜間，却真像大白了，醫院裏派人來通知周崇信的時候，恰巧他還沒有回來。來人是一個急燥的傢伙，便在院子裏嚷道：

「他送去的女孩子，眼着着不行了，她還有幾分鐘，快叫車來。」

人可真夠狠的……

「怎麼？」管門老人一下子從屋裏跳了出來，站在那人面前戰抖着。

「我是說：人都不行了，要見見親人，却見不着……」那個傢伙說，用手揉着鼻子。大聲咳着痰。

於是老人慌忙起來，老婦人開始抽泣着。跟隨着那人到醫院裏去了。他們回來的時候，老人首先跑到周崇信的屋子裏去，他不在，老人就站在院裏大叫道：

「我的女兒叫他害死了，他得給我的女兒償命……我道他是好心去給她治病呢，他給她打胎去了。這個天雷打的……」他哭起來，在院裏盤旋着。

我回到屋子，還沒有坐下，李德推開門走了進來。他的臉上現着奇異的表情，並且蒼白着。

有什麼事發生了？」我預感到發生了什麼不平常的事了。

她搖搖頭，坐在我的大椅上，平靜着自己粗糲的呼吸，衰弱的說：

「給我一杯熱水！」

她喝着水，呼吸漸漸平復下去。我沒有問她，等待她自己說。

「把這盞大燈關了吧，我頭痛！」她說。

我遵從了她。

「我能做出那種事情來嗎？」她忽然站起來，向我厲聲的問。

我靜靜的看着她，她無力說下去，用手遮着臉，自己叫道：

「這真可怕！我自己都信不着這事是真的！」

經過很長的工夫，她站起來，站在我的前面，以較深着的聲音對我

我告訴你吧：我要離開這地方了。」

「到那里去？」

她沒有回答我的話，繼續說：

「趙志潛回來了，你知道嗎？」

「爲了躲開他嗎？」

「我把他殺死了！」說這話的時候，彷彿回到那種情景用力的咬著下唇，什麼的臉上混合着恐怖，憤怒，傷感的情緒；「我自己也想不到這個，便是什麼的晚上混合着恐怖，憤怒，傷感的情緒；「我自己也想不到這個，便是什麼的晚上混合着恐怖，憤怒，傷感的情緒；」

「我自己也想不到，真的我到現在還不敢相信我會做出那樣的事來！我不信這是真的，我在那一瞬間，還疑心是在做着一個可怕的夢！……我們的關係都正在開始的時候，忽然趙志潛走了進來，我乍一看見他的時候，立刻就覺得又充滿了，我想起了他對我的歌聲，我確會知道他是爲了和朋友



這打賭，略着五成或能不能贏？女人又說：「這打賭，」這打賭有說不出的侮辱，我默默的望着他，人們都因為他的出現弄得十分煩瑣，停止了娛樂……他走進來，對我說：「我知道你忍不住，夜裏了還不到兩個月……」他是那樣的笑容，輕蔑而且惡毒的笑着，你會想像得出那種令人不能忍受的笑容的……他是故意在許多人的前面給我一個侮辱，我對他說什麼？我氣憤得什麼也沒有說出。「我現在不是一個丈夫了，我是一個客人！」他說：「來，小姐兒，我們玩一玩吧！你不是愛過我嗎？妳看，我現在有錢了。」他說着把一疊錢拿出來放在桌上……「賭位。」他繼續嚷：「你們來評評理吧。這女人是我法定的妻子，我和她正式結過婚，有婚書為證！可是我出門不到一個月，他竟一個人跑出來，陪着你們來玩了！」我從人群裏跑過去，回到自己的屋子，我眼裏含着淚……十分鐘以後，他追

了進來：『客人們照舊玩着，你和我回家去吧！』『住嘴！』我對他喊：『你還沒有把我侮辱够嗎？』我開始哭泣起來。他環顧着屋子。坐在椅上，自言自語的說：『這屋子果然華麗……』他冷笑着：『跟我回去，我給你預備一間比這個還華麗的屋子！』……這時候，一個人走了進來，他是劉擎，誰想得到他在這時候來呢！他喘息着，坐下來，對我問：『你爲什麼哭？』『你是誰？』趙志潛問他：『你跑到女人的臥室裏來，怎麼回事。』他轉向我：『這是你的情夫嗎？好漂亮的一個情夫！你爲什麼單單送了這麼一個鬼呢？』他大笑了起來：『你到底怎麼回事？』劉擎沒有言語回報他，他氣憤得很厲害，在椅子上抖着。『你看看你自己像個什麼東西？』趙志潛繼續對劉擎侮辱着：『你怎麼配跟女人混？你有什麼本事？你這個病鬼！我知道你！』我聽見劉擎從椅子上站起來，我叫了一聲從床上跳起來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他手裏拿過一個青銅花瓶，向着趙志潛猛力擲去，那  
真驚訝他怎麼會有那驚人的力氣！……並沒有擲中！他向着那個畜牲撲了  
過來，但是才一邁步便倒下了，從口裏湧出血來。『不中用的東西！』趙志  
潛說。他走過來擁抱我，我不能叫他近我的身！抗拒着……但是他擁住我，  
臉上帶着那可惡的笑容……我掙扎着要從他的手臂裏脫出來，這時撕扯了  
好久，我焦急，憤怒，我說不出那時候的憤怒，他不放開我，我全身都被  
一個可怕的感情影響來了，在底下橫陳着劉學的身體連動都不動……他  
把我按到床上，我兩手掌打着他，忽然觸在一個堅硬的東西，我拿在手裏  
向着他頭上打去，也不知打在什麼地方，他立刻不動了我推開他，看下  
他的東西，是那個青銅花瓶，方才劉學擊他不中，拋到床上來的……趙志  
潛的右眼的淚液流出血來，額頭骨被花瓶擊碎了……這是我想不到的……

「她的臉色越發蒼白，兩眼裏是空虛而茫然的，失神的。」

「南行的車已經沒有了。我在你這兒等到明天早晨七點就走，行嗎？」

我答應了她。室內鬱悶，窒息着人的呼吸，我站起來，推開窗子。

窗外，靜靜的流着暗暗的春夜。



紅

裙



陳邁從一場不快的夢裏醒來，夢境所及些什麼，他想了又想，已經無從記起。總之他覺得十分不快，全身痛楚，異常疲倦。彷彿被一條無形的繩子縛住一樣。他費力的轉側一下，身邊女人的酣睡著的面孔，正在他的頸下發出細細的鼾聲。他轉過臉，隨後便坐了起來，這樣坐了許久，和這樣的友人同居了將近一年，他忽然覺得很奇怪，怎麼會和這個友人發生了這樣的關係呢？我究竟愛過她嗎？而且現在還愛着嗎？但是畢竟同居了三年……他看一下友人的臉：不算不美麗。當初是爲了這友人很美丽而同居的他記起了這個。這同居的關係要繼續到幾時呢？他厭煩的從床上跳下來。



由堆在大橋上的絲襪襪袍之間，找出了自己的領帶。並沒有驚動她。匆忙的跑去上班。一條無人的清晨的大街，在他的眼前伸長。朝霧未散，東方的天空上一團鬱悶的紫光。爲什麼街上沒有人呢？他立刻明白出來得過早了。他從來沒有這麼早上班過，臨出來時，他明明看了一眼掉上的時計，這時他才想起時計上本來分明指示着六點三十分，六點三十分那里是上班的時刻。然而他却走出來上班並沒有想到上班的時刻。他站在街心，不知道應該往那里走，馬路長長的，顯得異常空曠。前方的店舖都半隱在薄霧中。他轉一個身，面前仍舊是灰色的馬路。他沒有回家去的心思，連想都沒有想。於是他向前走去，偶爾有兩三個騎腳踏車的男子，從他身邊馳過。他現在想起來祇有到海濱去散步，等待上班的時刻。於是他安靜下來，心裏恨起自己的失神狀態，半年以內類似這樣的事在他已經發生了數次。倘若

繼續下去是否就可能變成一種疾病呢？他愈發覺得清晨海濱散步的重要。

「辟拉、拍拉、辟拉、拍拉、轟——哈！」

他被這樣的聲音驚覺，發現身邊的店舖門前，有一個穿黑色長衫的人抱着兩臂，向一個煙草攤子鏟腰點首，在口裏作出這種聲響。

「辟拉、拍拉、辟拉、拍拉、轟——哈！」

「辟拉、拍拉、辟拉、拍拉、轟——哈！」

陳邁站住脚步，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那人覺得有人看他，便停止了這種莫明其妙的動作。

「你在做什麼？」陳邁饒有興趣的問。

「我是賣煙捲的。」那瘦細的人回答。

「但是賣煙捲爲什麼……」

「辟拉、拍拉嗎？」

陳邁點點頭。

「很奇怪，您，是不是？」小販摸着自己的腦袋，羞赧的說：「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祇覺得這樣叫出來心裏很高興……回頭太端一出我也想不起叫了。」

「和太陽很有關係嗎？」

「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街上人多了。」

「那麼，陳邁大惑不解的看着那小販的臉，那臉上抱歉似的回望着他。」

「辟拉、拍拉、心裏很痛快嗎？」

「是的，叫出來很痛快。」

「一種慣習嗎？」

「什麼？」

「習慣。」

「有一年多了。」

「辟拉拍拉而外，還有什麼呢？」

「只有辟拉拍拉。」

陳邁彎着腰對煙草攤子，心裡想着叫一逼試試看，但是張一張口，並沒有叫出來。

「辟拉拍拉是很難的。」他想。於是隨手拿起了一盒煙草，小販送過來香火。他吸着捲煙，把脊背靠牆上。

「你多少有一點神經病吧？」他問。

「我什麼病也沒有。」小販繼續着抱歉的笑臉。

陳邁默然的吸着煙，心裡想着今晨遇見的這件怪事。三分鐘以後，他走到一家咖啡店門前，正值白俄的店主打開店門，從門裡走出來。那店主的名子是史梅加珂夫，一個肥胖而噁舌的老頭子。看見陳邁高聲招呼了一聲。

「原來是你，史梅加珂夫。」這店主因為自己營業上的關係而認識了陳邁，陳邁的職業使他與許多飲食店的老闆發生關係。對於史梅加珂夫，陳邁有一部分權力。

「真早。」史梅加珂夫用中國話說。

陳邁走進屋子，坐在窗邊。

「你要什麼？」史梅加珂夫跟了進來：「早晨，喝杯牛奶，對你好極

了。」

史梅加珂夫拿來兩杯牛乳，自己坐在陳邁對面。

「點心，小麪包，立刻就得。」他殷勤的說。

「你的娜達霞呢？」陳邁問。娜達霞是這里的女侍。

「大概立刻就來吧。」老頭子把窗簾打開，立刻朝日的光輝灑滿屋子。

從街道拐角的地方看得見一片海的閃光。

「青島實在美極了，」史梅加珂夫嘴角上露出滑稽的愉快的笑容：「我走過的中國地方只有這里美！比如你坐在這窗子前邊看那兒的海，你心裡想些什麼？你什麼都不想，一定，你只有心滿意足於自己的運氣好……而且這樣的牛奶，史梅加珂夫咖啡店的牛奶，這還有什麼說的？……什麼時候有工夫，晚上的時候到我家裡吃晚飯。我的妻子會做很好的菜……然後我

們一塊玩紙牌，加留多，你會玩加留多嗎……在我的家鄉的時候，我們一夜一夜的玩加留多……並且那樣的跳舞會，唉唉，不要說了……那些女人們一個個都像花朵似的……你馬上就會迷住的。」

這時候一雙白的塗着紅色指甲的手，放在棹上一盤點心。陳邁抬起眼睛，娜達霞對他點點頭。「這女人昨夜做些什麼事情？」這樣的想頭忽然掩進陳邁的頭裡，他站起身來，向史梅加珂夫擺一擺手，寂寞的走了出去，他自己在那時覺得十分寂寞。

他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兩小時，聽身旁的兩個同事談着上海的某綿紗機商人，因為意料不到的大失敗而破產，於是親自到殯儀館接洽，親自看好棺槨的材料，付足費用。然後回到飯店裡一夜狂歡，次日清晨從容墜樓，正是和殯儀館約定的時間，不差一分鐘。這事件幾乎成了近日談話的

中心。其中一人嘆賞道：

「像那個傢伙才算懂得人生的真諦。」

「人生的真諦」使陳邁悚然了良久。他凝心默坐，沒有加入這一場談話。他忽然感到那縹緲商人的理智實在令人歎服。假如我自殺的時候，（他這可怕的念頭不知怎的鑽進腦裡，）但是我會不會自殺呢？如果墜樓而死，從十三層的大廈之上。凌空而下，在那向下墜落的空間裡，比如是十秒鐘，在這十秒的時間裡，我的心裡想些什麼事？如果想仍舊回到樓上去，那就未免可笑。在墜地的一瞬間：「呵，現在我才知道地心吸力是什麼。」——也說不定會這樣想吧，但是多半恐怕沒有這樣想的機會。時間的威力一定感覺得到了吧，十秒鐘，僅僅十秒，生與死的界限，不可挽回的時間！頭撞在上海的水門汀上，其痛可知，轟然一聲天地迸裂，這不是



現代的自殺方式……血漿腦汁流在柏油路上，對於殯儀館十分麻煩。……  
莫泊桑的小說裏，寫一個女人仰臥在浴盆……爲什麼想到仰臥？奇怪……  
浴水和體溫相等，三十六·四度，然後用小刀切斷靜脈，據說這樣的自殺  
法最沒有痛苦，但是這得經過多久才能死去呢？一點沒有痛苦，然而慢慢  
的緩緩的去死，十分可怕……不過倘若忽然想到不要死了，馬上從浴盆跳  
出，也許還可以有辦法……但基里羅甫——忽然想到最近讀到的一冊小說  
裏的人物，基里羅甫可真是爲自殺而自殺的偉人。基里羅甫自稱神的屬性  
是自我意志，他說自我意志的最頂點是自殺，自己有把自己殺死的義務。  
……不過基里羅甫是形而上學的天才，而我却不是……陳邁想着：我是一  
個什麼呢？我自己的神的屬性……我什麼都沒有，頭痛得很。這頭痛的原  
因，滿屋都是令人不耐的人聲。戴上帽子，他從現實生活裏逃脫出去。逃

脫，生活就是一步一步的逃脫，他突然清明的感覺到：他應當想法子從那個女人的圍困裏逃脫。女人實在是他的累贅，並且他發覺那女人並不愛他，這樣一想，馬上相信了自己推測的確實。他反而覺得心情愉快起來，他慢慢的走在路上，初春的午間的陽光晒着他的背，他當然不想回家去吃午飯，並且那女人這時候也許已經出去了。

『人和人之間，原來很容易造成一種莫明其妙的關係！』他心裏想：『這種關係只要仔細一想，就令人啞然。但是誰也想不到這個。』

他在街道上走着。明亮的陽光，成隊的遊女，新綠的街樹，清香的海風，這一切春天風景，彷彿惹起他的興味，在他的意識裏突然閃動了  
一句話：

『絲帶！』

「這是怎麼回事？」他驚疑的停下來，倚着一家商店的窗口，「我爲什麼想起了『絲帶』？」他繼續往前慢慢的走：「這一定有點緣故。但是『絲帶』和我有什麼關係呢？」想來想去，他記起了他讀過的那本小說中，那個人用絲帶自縊。原來和他方才想到的自殺有關，但是他清楚的記得方才並未想到『絲帶』的事，隔了有一個小時——他掏出錶來看一看差十二分一點——『絲帶』他不是想到的，而是奇妙的一閃，這是初次的經驗，從來沒有過的，總而言之，絲帶一定是十分堅韌的絲帶。絲帶比起麻繩來對於皮膚的毀壞要好得多了。選擇了絲帶自縊，煞費苦心！而且在上面擦了肥皂，誠然是妙想天開的自殺。然而，優雅的自殺！想要優雅的死，真正是所謂的『貴族的本能』！從他的腦裏不斷的連續出現『絲帶』『肥皂』『貴族的本能』直到他走到海濱的時候。他嘆一口氣，坐在長椅上。

「這樣的胡思亂想起來，簡直不像一回事。」他望着前面的海：「不知是誰說的，望見海就想要哭泣……不要胡思亂想，」他警戒自己：「我要馬上去吃午飯。」

在餐館裏，他遇見了嚴卓夫，劉越和一個不相識的人。

「我們的新朋友：施建青。」劉越給他介紹。施建青對他禮貌週到，他注意到這人洋服的質料非常好。

「昨天有這麼一回事，」施建青對那三個人說：「我的模特兒，正在我畫的時候，突然哭了起來……一個新做這種職業的女人……她跳下床去，開始穿衣服，抽泣着……這是怎回事？我問她。她不回答我，穿好衣服便跑了出去，什麼都沒有說。我覺得十分可惜，一個理想的模特兒。但在下午，有人叩門，我去開門看時，原來是她，她走進屋子脫去衣服，按照

早晨的姿勢躺到床上去。「畫吧！」她說。……」

「她是爲了讓你完成你那理想的裸體而去的吧……」劉越說。

「她丈夫病得要死了，她必得想法子爲他買藥請醫生……」施建青說：

「所以我給了她加倍的錢。」

「這是爲了第二次的交易吧。」嚴卓夫說着大笑了起來：「爲了理想的裸體。理想的！妙得很。」

「爲什麼畫家要畫裸體呢？因爲裸體最容易賣出去，而且開畫展的時候可以引誘觀者。但主要的原因還是藝術的制作是因爲……」嚴卓夫繼續說。

「因爲性的不滿。你這個陳舊的伏洛特主義！」施建青對着他的鼻子舉起酒杯：「乾杯。不過那女人實在美到極點……」

「乾杯。歐羅巴的俗物……」劉越站起大聲說。

「伏洛特才是真正的歐羅巴的俗物。」

「劉越現在以『歐羅巴的俗物』作爲他的武器，這些天以來，他這一句話不離嘴，我被他攻擊多少次了。」嚴卓夫對陳邁說。

「那麼你自己是什麼呢？」

「我是中國人。」劉越酩酊的高聲說：「爲了中國，乾杯。」他把杯子舉到陳邁眼前：「中國萬歲。」喝完了酒，他看看陳邁的眼睛：

「陳邁，這些日子想些什麼？我每次遇見你都是若有所思。」

「我想的是……」

「你只說你現在想的是什麼，在這三秒鐘的時間內。」

「我想起有一個法國人說過小兒的腦汁有核桃的味道……」

「就是現在這三秒鐘所想的？真的？」劉越感到了侮辱的高聲問。

「真的，剛剛想過。」

「可惡得很。」劉越說：「中國人一定不能想到法國小兒的腦汁，你要注意那是法國人說的話，自然指的是法國小兒……假如你也想到中國小兒的腦汁是否也有核桃的味道，那麼，」他大怒起來：「我就能把你的腦袋敲碎的。」

陳邁站起來，從這里走出去。站在街上，不知道到那兒去才好，他當然有許多地方可去，咖啡館，電影院，醫生穆進之的家庭，撞球場，酒館局長公館，正在舉行的新進聲樂家的處女表演，他只是爲了不去胡思亂想便可以以有各種各樣的娛樂去佔用他的心思，這是都會見的特權。這時他還隱約聽見劉越在他身後憤然的罵着「頑廢家」的聲音。他自己苦笑了一下決定先回家去休息一會兒再說，他走上自家的石階忽然不想進去，但是一陣

女人的笑聲從樓上響起，那正是他的臥室，窗子開放着，他看見叫做徐華的妻子的女友對他笑。他走進門去，在樓梯前邊樓下的房客——那個陰鬱的獨身人吳宏文對他點一點頭。『這一個奇怪的傢伙。』他心裏想着，走上樓去：『和他談談話一定很有意思。大約這也是個國粹主義者……』走進自己的房間，坐在圈手椅上。看一看自己的女人在細細的塗着口紅。徐華穿着黑色的長衣，這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那女人穿起黑衣來，全身飄浮着奇異的魅力，他彷彿從來沒有注意到這女人特有的魅力，今天才突然發現。不僅是因爲美麗，而是能令人感覺到這魅力。

「你是什麼主義？」他向着徐華突然的發問。

「什麼？」徐華不明白他這突如其來的問話的含義：

「你這人真有點毛病吧，所以你太太說……」



「我方才遇見了一個朋友，他忽然在最近變成了……得說什麼好呢，人們喜好說主義，他變成了一個中國主義者了。」

「中國主義？第一次聽說。」徐華奇異的看着他。

「你是什麼主義？」他固執的問。

徐華對他靜靜的笑了一笑，這笑容裏面陳邁直感到強烈的吸力，一直把他吸引到笑容的深處去，他戰慄了一下，清醒過來。這是怎麼回事？他咀咒起自己來。他從來沒有這種感覺，在女人之前他原以過人意志力自豪的。徐華本來是他家的常客，爲什麼獨在今日使他如此恍惚呢？他非常可耻於自己的野蠻的情慾，而漸漸對於自己惶惑不解起來。徐華的圓柔的身體，深而黑的眼睛，洩露着妖魔一般的嬌媚。他的妻子仍在化粧，徐華彷彿也並未注意到陳邁在今日的變化。他推開書齋的門，像逃亡一樣的把自

已闖在裏面。跌坐在椅上，在這遮着窗簾的暗暗的室內，他漸漸平靜下來。用手摸摸前額，有粘粘的汗液，他沒有去開開久閉的窗子，把上衣脫下來。極力使自己鎮定，自訝於適才奔騰的情慾不知從何而發生的。他深陷進椅內，一動也不動。他覺悟到自己一個月以來精神狀態的異常。他想要拿一冊書來讀，但是沒有勁，眼看塞封着的書架，他苦笑着。在身體上仍似感到徐華的目光的熱度。耳裏繼續聽見門外徐華的麗麗的聲音。忽然門被推開了，妻子和徐華先後走進來。

「我們出去聽音樂，許可不許可？」妻子意外溫順的問。

他向着她們擺一擺手。在她們走出去不久，他決定到他的醫生朋友的家去。走在中途的時候，他在人力車上看見穿着猩紅色短裙的娜達霞對她微笑，他全神經震動了一下。立刻腦裏浮出二年前一個叫做張曼的十六歲

少女的面容，那少女的紅紅色襪衣給他留下不可磨滅的深刻的印象，在他靈魂的最深的地方。猩紅色，引起他的罪惡的記憶，尤其在今天，掘起的慾念和犯罪的思想揉和在一處，在他的心靈裏起了不可思議的作用。他命令人力車夫折回，停在史梅加珂夫咖啡店的門前。店內滿滿是客人，滿滿是煙霧。他坐在牆隅裏，對娜達霞說：

「我一天來兩次，你知道爲什麼？」

娜達霞從多少個客人口裏聽過這樣的話，她回報以狡猾的微笑，從她的紅而厚的脣上，隱隱感到某種貪慾的東西。她的短裙剛及膝蓋。

「原來除這裙上也有白色的小花。」

娜達霞不懂他的話。

「要請的咖啡。」他吩咐。

「有頂上等的威士忌紅茶。」

「我不要威士忌紅茶。」陳邁發怒似的說：「我不說的要咖啡嗎！」

喝着咖啡，看着娜達霞的紅裙飄來飄去，少女張曼的面影在他的腦裏濃重起來。他回到數年前被女人包圍的時代，陳邁以多金和美貌的一身，週旋於真偽的愛情之間。張曼便被他以卑鄙的手段——他自知是卑鄙的手段獲得以後而又拋棄的，在當時他却不曾想到那是拋棄，祇是當做遊戲而已。然而那個十六歲的少女的愛情原來自看做比生命還珍貴，在絕望，被等的憤恨之下，認定了除非以自己的手消滅自己不名譽的肉體而外沒有別的方法。聽見了那少女自殺的消息以後，在他的心靈上便深藏下那穿黑絲襪衣的宛轉的姿態，從北京逃到青島，改換了生活的樣式。在二年後的春天，不知爲什麼他看見了這程程的顏色，感到了比過去那些時候更加可

怖，完全是可怖的，彷彿是爲了證明他的罪惡而有的顏色，但是在三年的長時間以後反而更加鮮明，反而使他愈益感到自己良心上的黑暗，同時却又不斷的煽起熾烈的情慾，這是什麼原故呢？他自己也不了解，一點說不出理由來。不過他想一定是氣候的，生理的，病理的關係而外還存在着某種不可思議的力量一旦作用於他的身上。但那「不可思議的力」是什麼？他覺得十分恐怖。倘說得確實一點，少女張曼的影子二年來的長期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像他坐在人力車上瞥見了娜達霞的紅裙的當時，一直到他坐在史梅加珂夫咖啡店的軟椅上（他看一看錶是午後四時，十分）的現在，這樣鮮明的映現於他的意識上的。這樣一想他就覺得更加奇怪更加可怕起來。倘有靈的世界，則靈界的幽秘的力作用於人世的先例，如他所聞者已不勝枚舉。如果承認靈的世界，陳蓮首擬爲無神論的墨墨已經紛紛崩潰

了。想到這等地方，他的心緒紊亂起來，既而他自己清楚的知道，他想起這些無稽的事情實在十分可笑。他覺得他一定病了，而且病得不輕，應該想法子入院療養。……猩紅色的娜達霞的短裙仍舊飄來飄去，而且漸漸的擴大起來，他呻吟一聲，跑出門去。不見了那猩紅的影子，他稍微安靜了一點。望望一碧萬里的青空，他嘆息一聲：『啊，青空！』他的亢奮的神經漸漸緩和下來，慢慢步行着，在藥房裏買一瓶溴劑，放在衣袋裏。經過天主教堂的莊嚴的建築旁邊，他停了下來，沒有像每次一樣的連看都不看的過去，他仔細的看那樓上刻着的十字架。注意的看那高矗在晴空裏的尖頂，這樣的看了一會兒，低首從這兒走開，他想起的是自己在教會中學讀書的時代，三年間，他從未聽過一次聖經，到處懸着聖像，到處飄浮着基督教濃厚的氣氛。由家庭到學校，由老教徒的兩親至學校牧師，終日所奉

觸的都是教會人物，儘管他們諄諄善誘，他從未隨過父母去做一次禮拜，進過一次教堂。十八歲少年的陳邁，在那些信徒的包圍和家庭的宗教習慣裏，幾乎沒有感動。有時他想起老年的父親跪在聖像前祈禱的姿態，他的面容上滿是嚴肅，虔誠，純淨，彷彿在這一瞬間他真的接近了上帝，像父親那樣的篤信者幾乎是少有的。但是他連想都沒有想皈依上帝。雖則全身都浸在基督教的水潭裏。懺悔兩字對於他是不存在的，背叛了父親，也正如他父親所說的背叛了神，他偷偷的享樂着自己的青春，一日的放浪終了跪在聖像之前懺悔，他認為是非常滑稽的事，而且他以爲他沒有懺悔的理由。越出了學校的後牆，跑到飯店裏去和女友幽會，他不能放棄他這樣的權利。他就以他這青春的特權，對基督教作了否定。因此，父與子之間造成了每日的喧嘩。走出教會中學進到大學去以後，每逢暑假或寒假才回到家裏

住一個月，父親那一面不知不覺的緩和了感情，兒子也學會了怎樣敷衍那個老人，同時却也接受了風行一時的無神論思想，與所有的中國大學生一樣，以無有宗教信仰作爲誇耀。而對於老年的父親在思想上寬恕了。於是父與子信仰的兩極，奇異的相互憐憫起來，……他回頭望一望那教堂的尖頂，父親的面容在他眼前搖動着。他走進一家專賣聖器的商店，買了一冊「新舊約全書」放在衣袋裏立刻他却嘲笑起自己來：『你應該買一個十字架懸在脖子上才對呀，這個傻瓜。想起信教這才是魔鬼的念頭呢！』他笑起來：『中國人原來是無宗教的民族。』他走下坡去，夕陽的斜光射在海面上，街上走着散步的男女，張曼的影子又在他的腦裏出現，身邊走過的一個女人和張曼一樣的身材嬌小，一樣的眼睛，一樣的嘴唇，走路的姿勢也一樣的婀娜，他轉過身子走在她的後面，她停在商店的窗前看裏面的衣料，



他也站在後面。在第二個商店的窗前她又站住了，看裏面的玩具，他也站在女人的身後，女人從窗玻璃裏看見男子的影子，不知怎的微笑起來。她急忙走開，一直走進海濱街上的一家牛乳場，陳邁知道這里有直營的牛奶房，便也走了進去。坐在小而矮的椅上，侍役是一個穿着污黑的白衣男子，那個張曼的影子那里去了呢？室內再沒有其他的客人。他站起來看傳遞食物的窗口，有兩隻白膩的手，他再彎下腰向裏看，原來是一個塗着紅色大口的白俄婦人。他走出去，待役在他身後打着哈欠，奇怪的看着他，他急忙的一直走回家去，同居的女人還沒有回來，他躺在牀上，想起方才遇見的事。『難道那是我的幻覺嗎？也許張曼並沒有死？世界上沒有那麼相似的人，沒有那事。但是她走到那里去了呢？我看見她明明走進牛奶房去的……』有什麼堅硬的東西觸在他脇下很痛，用手一摸，原來是衣袋裏

的「新舊約全書」，取出它來放在床邊的小桌上。不知怎的又在腦裏浮出來少年時代所見過的聖母子圖，記不清是索拉畧，珂列基奧或是達文西的繪畫了，畫着哺乳聖子的聖母，不知怎的他數日恍惚於畫上聖母的肉感性，他這感覺被同學傳進牧師的耳裏，受到長期停學的處分。那時的感情在他的回憶裏還十分清楚。聖母的印象的面影在他的眼前擴大，却漸漸化成張曼的淒楚欲泣的容貌，他記起來，兩年以來多少個暗夜，多少個黃昏，在他想起張曼的時候，不過只感到一陣的譴責，幾許女人的姿體，在他的感情裏消逝，却殘留下張曼一人的猩紅色的記憶，在今日却出奇的鮮明，故意不去想她都成爲不可能了。『假如我是基督教徒我就會跪下懺悔的。』他想『但什麼是我的罪呢？什麼是我的罪？』他自問着：『而我並不是教徒，我沒有上帝。我應該向誰懺悔呢？我是有罪的……每個人都是有罪的，但

神的眼睛……他兩手抱在胸前仰臥着，沉湎深惡夢。這綿不絕的苦惱從他的心裏縷縷升起。他覺得自己成了無處可去的流浪漢，這感覺十分真實。他夢見自己的靈魂在空中飄盪，望着脚下的荒原却不想落下去，似乎也無力落下去，四面八方吹來的風使他旋轉起來。他無處可去，他貧困得連什麼都沒有，祇有輕輕的靈魂隨風飄動。他感到沒有歸宿的可怖，而悲愴的哭泣起來。

晚歸的女人正在床邊聽見了他夢裏的呻吟把他喚醒了，他坐起來，胸中說不出的鬱悶，他向她要一杯熱茶喝。然後又躺了下去。

「江金聲的歌喉真好，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中國人的歌手有那麼好的嗓子，」女人興奮的對他說。

「唔。」

「而且長得漂亮，簡直是外國人的派頭。」她嘆息著。

「嗯。」

「總而言之，一切都是維也納式的。」她誇張的挑起細而彎的眉毛。

「什麼？」他大聲的奇怪的問：「維也納式的？這是什麼意思？」他突然變得愉快起來。

女人狠狠的看他，他大笑着。

「看你變成什麼樣子，什麼事使你這樣可笑？」

「我對你說。」他脫去上衣，正經的說：「我正準備作一次維也納的旅行，所以聽見妳說維也納的時候十分高興。」

「真的？」女人疑惑的問：「爲什麼我沒有聽見你說過這種計劃。」

「我的叔父在維也納的博物院裡做事，我剛剛接到他的信，他希望我

去……」他認真而誠實的說。

女人完全相信了他的話：

「你一個人去嗎？」

「自然和你一道。」他愉快的回答。

「那有多好！那麼瑞士也可以去了吧。」

「自然。我的朋友是駐瑞士領事。」他仍然以愉快的聲音回答。

「我要在瑞士買一塊錶。」

「一定得買的。」

女人拉滅了床邊的藍色小燈，在黑暗裏，陳邁不知道自己怎會想出了這一片謊話，他奇異而又挪揄的暗笑起來。

絕  
色



民國卅三年夏天，我在天津回力球場裏認識了一個名叫江捷的十八歲少年。我從來也沒有遇見過像他那樣美麗的男子。我們可以在天津的任何舞場裏邊遇見衣飾華麗面如傅粉的美男，但是那個江捷却絕對有和那些人不同的地方，他完全沒有他們那樣的卑俗和市井小人的氣味。這些年以來少年江捷可以算得是我所遇見過的最少數的奇人之一。關於他的事情，我記在下邊。

夏日的天津的炎熱勝過北京。晚飯以後，我在舊意租界的整潔的馬路上散步，穿著鮮紅襯衫的意大利婦人倚著紙煙在意大利兵營之前，和他們



的情人調笑，碧綠的法國梧桐下面，坐着袒胸的小販，呆然的欣賞着這種風景。在無風的黃昏之下，意大利婦人的充滿着肉感的聲音，帶給人們說不出的鬱悶。聽說回力球場以內是有冷氣裝置的，我打聽明白球場的所在，懷着很大的好奇心，走了進去。回力球場在我是第一次，這實在是非常有趣的地方。我首先發見場內婦人多過男子。我以走進展覽會的心情，觀察着場內仕女的面部表情。正如我在天津第一次走進舞場時的感覺一樣。那些穿着所謂夏威夷襯衫或是黑色拷紗褲褂的男子，那些穿着五顏六色的旗袍裸呈着四肢的婦人，增加着我不安的好奇心。我在樓上樓下走了一圈，燈光扇影，盤旋在巨大圓屋頂下的紙煙的環，體臭，脂粉，香水，煙草的混合氣味，嘆息，嬌笑，喝采，喧然的人聲，意大利球員坐在二樓的單門裏邊，居然伴着中國的美婦，她們穿着高貴的驚黃色衫子，賣

弄着嬌媚。……對於我這貧窮的文士，這里誠然是新奇的世界。我走到下面去，坐在最前排的椅上，開開我的眼界，到底欣賞一下爲我國無恥的妾婦和女優們羨望之目標的回力球員們的球技。這時候，我發現了在我身旁坐着的少年，他穿一件藍色格子的上衣，灰色長褲，把左腿放在右腿上，吸着紙煙。我得怎樣形容這少年的美貌呢？他使我想起來我讀過的小說中，所有描寫一個美男的辭句；所有的彫刻家和畫家們手下創造的美男型。在這少年身上集中。所以在這里我的任何的形容辭都成爲不必要了。無論在誰的心裏都有一個美的標準，少年江捷是可以和所有的那些美的標準合致的。我們乍一看見一個美麗的人的時候，也許驚訝於他的美麗，但是一長久下來，我們的驚奇就變成淡漠了，但是我和江捷一起過了些日子，我不斷的發現他的美麗，所以這才是可驚的。其面部的美的變化，使我有的

時候想這少年江捷實在是宇宙的奇蹟。

我們的談話是怎樣開始的，我已經記不清了，在回九球完了的時候，他請我到四樓的夜總會去喝茶。（「夜總會」在我是第一次）柔軟的大椅，嫵媚的音樂，幽暗的燈光，輕舞的男女，使我這人生的敗北者增加了難以說明的感傷。

「我是一個孤兒，」我問他的父親做什麼事的時候，他這樣說：「我不知道我的父親是誰。」

我原以為他是商人之子。這是個意外的答話。

「母親呢？」

「你預備寫小說吧，」他笑着：「我也不知道母親是誰。」

「那裏，」

「那麼這很奇怪了吧，你覺得很有趣味，是不是？」他喝一口啤酒，在我們談話之間，有三四個女人從棹邊走過，向他送來微笑。他冷淡的點點頭。

「那麼我應該不應該問：你的職業是什麼？」

「我的職業？嗯，」他看着我，他的澄澈的眼裏放着光：「我沒有職業。然而我也有很多的職業，比如來到這回力球場也是我的職業之一。」

「這就是說，你有一定贏錢的把握？」

「當然。我從沒輸過一次。」

「這是一種什麼學問呢？一定有什麼秘訣……」

「感覺而已。」他自負的說。

「那可是學不來的了。」我不相信他的話，他眼裏冷冷的嘲諷一般的

光，他的美麗的鼻子的投影，紅唇的弧線的變化，淺褐的面色吸引着我。

「你是我所見過的人中最美的。比我認識的女人都美。」我不覺對他說出我的讚嘆。

他沒有說話。我注意到他臉上閃過一種痛苦的陰影，不過，很快的消失了。這是我所不解的。我驚異的看着他。

「你跳舞嗎？」

「我不會那個……」

他站起來，向僕役付了錢，一個人先走了出去。並沒有招呼我。我隨在他的身後，完全被他的美貌吸住了。

站在那白色的大建築物的石階上，他看一看身旁的我，忽然興奮起來：

「你能喝酒不能？」

我和他在無有燈的寂靜的馬路上走了好久。對於天津的街道我是不熟的，我不知道他把我領到一個什麼地方。在一條彎曲的僻靜的巷底；他站住了。這是壁上懸着一條細細的紫色霓虹燈的門前。從門裏傳出喧然的音樂聲。他推開門，經過一條狹窄而長的過道，我們走進一間大廳，找一個空位坐下，僕役立刻送上酒來，沒有等他吩咐。

「今夜認識了你，在我是很高興的。」他說，爲我注滿一杯酒。

「今夜，呵今夜！」一個身穿黑拷紗褲褂的醉人，高舉着酒杯，坐在江捷的身旁唱着，搖擺着頭，拍打江捷的肩膀：

「老板，我這有一百桶顏料，四百支賜保命，雙魚牌的……你知道什麼行市？……如果你有決心，我們可以馬上把那個妞兒弄到手，一點事都

不贊……我們捧你的場，你就和皇帝一樣……高聲呀，高聲！

人們都聚集到這禱子的周圍了，他們把一個在電影院畫廣告的美術家，推到前邊來，顯而易見的這個傢伙在平常就是供人取笑的，他喝得半醉，長髮遮着眼睛，十分明瞭自己的丑角的地位，他站在椅上宣佈道：

「報告諸位先生：我是研究女人的鞋內的秘密的專家……關於赤足着鞋的女性，諸位先生一定有很大的興趣……」

「沒有意思，」江捷叫着：「你滾下來吧。」藝術家果然滾了下來，他一下子摔在隣近酒客的懷裏。

從這夜起，我看出來江捷在那些人物間的力量，究竟他是用什麼方法取得那樣的威信我簡直想不出來。以一個十八歲少年在一群經驗豐富的投機家中被尊敬，這實在是不可解的。江捷一定在他的美貌之外，還具有我

所不知的攝人之力，我只感覺到照在人身上的他的冷澈的目光中含着神聖的東西。

四天以後，我到他的住處去。那時候是午前九點鐘，我依照他的指示，走上一家大商店的三樓。商店的店員指示給他的居室，門虛掩着，室內佈置意外的簡陋。寬大的木床，寬大的棹案四周放置着三把椅子，那上面滿堆着衣服。一盞燈，沒有書的書架上而放置着各種奇怪的玩具。他把椅子上的衣服抱開，讓我坐下。穿着那樣上等服裝，居室却如此簡陋，仔細想來這實在是不合理的。堆在椅子上的衣服，無一不是上等質料。他現在穿着的黑色羽毛紗上衣的價值我是知道的。

「這些日子來，我才了解人生的意義……」他對我說：「我是不讀書的，然而在我的生活進行着的時候，我沒有一日不鞭策我自己。昨天我一整夜



沒睡。……我曾經引起你強烈的好奇心，他注視着我，是的，我確實和普通人不一樣……」他自己這樣承認。他的美麗的大眼裏滿溢着憂愁，一點驕傲的光輝都沒有了。

「這是我的美貌給我的報償。」他從書架上取下來一個裝糖菓的匣子，指示給我。

我打開了它，那裏面滿滿的裝着一看而知是女人頭髮，（隨着匣蓋發出奇異的氣味。）指環，別針，還有彎而纖細的指甲……看見這些，我從心裏戰慄起來了。

「一年來我的……」他沒有說下去，轉過了臉向着窗外。

我呆然的注視着那匣子。在我的有涯之生中邂逅了這樣人物，也不能不說是奇遇了。

「前幾天在酒館裏，我對你說過認識了你我是很高興的。你不要以為那是我的客套，我說的是良心話。我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假話，從來沒有說過一句用不着的話。便是對於女人也如此，我永沒有用言語欺騙過她們，而她們……」他止住了：「我們不談這個，你也不要問，因為你總會知道的。而我呢，四天以前，在回力球場遇見你的那日深夜，有什麼東西在我心裏一閃，於是我忽然看清了我自己……我活到十八歲實在太長了……」他在屋裏繞了一週：「我們出去吧，到吃飯的時候了。」

我沒有和他一同吃飯。在當時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怖主宰着我，在他走進餐館的時候，我忘記跟隨他走進去，心中只希望着趕快和這可怕的人離開。

當日夜半，我坐在齋前喝茶。這一天工夫，我的腦裏所想的都是江捷

的事情，我並不會感到對他的悔恨，也並不對他惋惜，却有另外一種感情，使我想要哭泣。忽然，江江的頭在窗外出現了，在我驚愕之際，他跨下窗臺，坐在我的書桌上。我審視他的容貌，他仍然是美的，他的美仍然使人心神愉悅，即使我心中想他是可怕而可怕的，他的容貌仍然使我覺得可愛。

「我祇想和你談話，」他開口道：「這真有點奇怪，我非常想要和你訴說我的一切，我計算了一下十個月間，一個小說家靈敏的頭腦也不能想到，我以各種各樣的身份出現在社交界，於是我實現了我十個月以前的計劃，我向那些有錢的婦人復仇了……：你不能想到，我一直長到十歲都是在一個貴婦的鞭笞之下過活的，而我的母親在她的虐待下送了性命。五十個貴婦小姐們，把她們的頭髮指環之類呈給我做爲愛情的証據，因爲我的美

貌。我自己知道我的美貌，我要獲得任何一個女人都是容易的。然後我就拋開她，連想都不。然而，我的第五十一個女人，却是一個十六歲的處女，是虐待我的母親至死的婦人的最末一個女兒，我遇見她的時候，你想我會做出什麼事來呢？」

「我不敢想。」我逃避的說。

「那麼你已經想過了。所以我也不必敘述……看這束頭髮，我特地把它帶在身上的。」他從洋服裏邊口袋裏，取出一束髮，遞到我的手裏。不知怎的，我的手指一觸到那束髮時，覺到全身都寒冷，手指劇烈的戰抖起來。那是一束細細的軟軟的微散着香氣的髮，然而我像是觸在電流上似的，我不能制止我的手的戰抖，那髮落在地上。

「好像髮上附着鬼魂似的。」我鬆一口氣，自語的說。我的額上滲出涼

汁液。

「是的，付着鬼魂……。那少女明白了她在我心中的地位時——這是對她說的，她來找我，一心一意要和我結婚。我對她說了我的復讐的計劃，我記得我是說得十分惡毒的——她要索還她的頭髮，我沒有給她。她殺的時候……」

「她自殺了。」我恐怖的喊。地下的黑髮，在這時候被一陣風吹散旋轉。少年踐住宅，向窗外用力拋去。

「我對你說這些話來，我心裏十分痛快。新朋友，四天以前那個神聖一瞬，我是不能忘記的。正在那時候——在我看見我自己罪惡的時候認了你，也是一種緣吧……像我這樣的人，也能有懺悔的一日，就是神是在的唯一証明。……雖然，我是無法懺悔的……神賦與我的美貌……」

「是神的矛盾……」

「這我說不出。」

「美是惡魔的另一面。」

「對了，我是惡魔！」他拍着自己的頭。

能自稱為惡魔的人，也是很稀有的。我看着他可憐的面貌，祇是想要哭泣，因為我不解他所說那個神的意志。

「我很幸福，因為總還有聽我自白的人。」他說。

由窗外飄進一絲黑髮，落在他的白紗上衣上。他變了顏色。

窗外落雨了。

次日，正午，一個騎腳踏的車人，給我送一封信來，這是江捷的。信

那天夜裏，我對你說了那些話，你的無言寬恕，十分感動我。我們偶然相遇，却成了死生之交，也完全是神的意志。但我覺得遺憾的是我所感到那個神聖的一瞬，沒有對你說得完全，也許那樣的靈魂的境地不是言語可以表現的。但是無論怎樣我也想要把我所受的啓示（姑且稱爲啓示）傳達給你，使你也應知道我在那一瞬間超越善惡兩界的覺悟。雖然我的筆多麼笨拙，我也得把一個罪人在怎樣的奇蹟下遙見善的光輝時那種心底喜悅寫出。那一瞬的喜悅真是神聖無比的。

那天夜裏，我坐在回力球場的椅上，（你就坐在我的身邊。）在那場球剛剛打完的時候，場內明亮的燈光忽然熄滅的同時，我忽然聽

見一種聲音說：「就是這個惡魔把我毀滅了的。」我吃了一驚，回頭看時却並沒有我相識的婦人，我閉上眼睛，這時候，我看見了我自己的本來的面貌！十個月以我也許沒有一日不在良心的責備下，然而我却從沒有覺到。在我的心裏展開一個新的境界，照見了我的罪惡的污穢的肉軀，那少女的影子在我的心上佔據並且擴大了。就在同時開始了我的懺悔，從心產生善的渴望，我恍惚看見另一個的我在遼遠的光明的彼岸，現在的我却滿身都是罪惡隱沒在黑暗中。莊嚴的鐘聲響了，我的心向那神聖的彼岸躍動了一下，我恍然睜開眼睛，我厭棄了現在的我。這種覺悟，除非是神的力量還能是別的吗？雖然十八年來我從未想到善與惡的事情。而善與惡的兩岸却在我的心裏合而為一！我方才寫着我的心向那神聖的彼岸躍動了一下，是的，只是躍動了一



下，我就不是屬於我自己的了。

然而倘若不毀滅我這滿是罪惡的肉體，如何能攀登彼岸呢？這也是我在當時的覺悟。我這肉體的毀滅的同時便是我的新生，是的，同時就是我的新生。你也許以為我可以改過向善的繼續生活下去吧。不能，這是不可能的。除了肉體的毀滅外不能達到新生。我的死亡，對我是歡喜，生的歡喜。

你接着這信以後馬上到我所畫圖的那地方來吧，你正好可以看見我的肉體的泥漿。我想過了，我必得用一種最痛苦的死法，來懲戒我的肉體。所以我和我的一個在屠牛場管機器房的友人通融好了，我替他看一天機器。（這里有極大的殺牛的機器。）我自己就可以把自己送進那機器裏去。

不要悲傷。要歡喜。我是歡喜的。我新生了。

我讀那信的前後一小時，已經坐在三輪車上了，我催促那三輪車夫用力。早一時趕到，也許還來得及阻止他的自殺。雖然我明知他一定早已經化為肉漿了。

屠宰場內，有悲慘的牛鳴。我抓住了一個人，叫他馬上把機器房裏的人噴出來，不管用什麼法子。但是這已經來不及了。我和那人打開機器房的門，室內沒有一個人。那人叫了一聲，止住機器房裏的轉動。在那架屠牛器上，滿滿是血水，究竟是少年江捷的血，是牛的血。我們無法分辨。

我這次流下眼淚……

我看見了少年江捷微笑着，他的美麗的身軀發出昇騰的光彩，向着天

以上是我的朋友寫的小說。雖然是小說，據他自己說他在天津確乎遇見了那樣一個美少年。要把他的奇遇寫成小說，所以和實際的事件，不免有很大的出入，或者過分誇張，或者隱略許多事實。比如在那小說的結尾，我的朋友令他死在屠牛的機器上。而實際上那個美少年是自殺未遂的，他只把他自己的兩隻眼睛弄瞎了。後來他活得很好，能拉一手好提琴。

